禮書通故

燕饗禮通故　　禮書弟二十四

定海黃以周述

賈公彥云燕禮小臣戒與者注謂畱羣臣也是羣臣畱在國不行者朱熹云謂羣臣朝畢將退君欲與之燕使小臣畱之疏說非是敖繼公云與者羣臣之與此燕者也君所主與之燕者亦存焉吳廷華云下卿大夫入門後君始命賓此時尚無賓也廣戒之耳以周案鄭目錄云燕有四諸侯無事而燕一也卿大夫有王事之勞二也卿大夫有聘而來還與之燕三也四方聘賓與之燕四也燕有四等已臣三聘賓一　燕已臣廣戒之若燕聘

賓則戒與專指羣臣之與此燕者

鄭元云與四方之賓燕賓爲苟敬席于阼階之西北面其介爲賓苟且也假也席之如獻諸公之位言苟敬者賓實主國所宜敬也敖繼公云苟誠也實也苟敬者國君于外臣所燕者之偁號也猶鄉飲酒之介遵亦敬駿敖說戴震申之云說文苟自急敕也音棘从羊省與苟且字不同苟敬者自急敕而敬賓也翁方綱陳壽祺洪頤煊皆從戴王引之又駁之云鄭注下文卿燕云不以所與燕者爲賓者燕爲序歡心賓主敬也是主人于賓惟主恭敬而少歡心今賓既辭爲賓而就諸公之位則

歡心多而敬少既不可專事恭敬又不可全不恭敬故謂之苟敬聘禮記燕則上介為賓賓為苟敬注云燕私樂之禮崇恩殺敬也賓不欲主君復舉禮事禮己亏是辭為賓君聽之命曰苟敬苟敬者主人所以少敬也是苟敬有崇恩殺敬之義若訓為誠敬及自急敕而敬賓則與正賓之全主敬者無异非經恉也以周案王伯申說甚㬎鄭意但以經言之苟敬之苟當以从羊省為正字苟自急敕也自急敕為不自安之義四方之賓既受饗矣亏其燕也不自安君之重敬己故辭為賓命曰苟敬鄭訓苟敬為且假之敬又轉之為少敬未免迂曲敖

訓誡敬戒訓自急敕而敬賓與正賓之全主敬者無別
空爲王氏所駁
鄭[元]云與卿燕則大夫爲賓與大夫燕亦大夫爲賓不
以所與燕者爲賓者燕爲序歡心賓主敬也公父文伯
飲南宮敬叔酒以路堵父爲賓此之謂也君恆以大夫
爲賓者大夫卑雖尊之猶遠于君賈公彥云此謂與己
臣子燕瀘不以公卿爲賓者恐逼君朱熹云公所與燕
者雖不爲賓亦當如异國之賓爲苟敬也敖繼公云不
以公卿爲賓者以其太尊亏主人以周案燕義云不以
公卿爲賓而以大夫爲賓爲疑也注疏本此方望溪駁

之誤荀敬之名雖專指四方聘賓言而已國臣子有王事之勞或自聘而還公與之燕亦必別其位于諸大夫如荀敬之位朱子之說未可非也盛氏褚氏駁之誤

鄭元云燕禮賓大夫也主人宰夫也賈公彥云宰夫為主人是大夫明賓亦是大夫胡匡衷云賓為大夫記有明文此主人為膳宰非宰夫諸侯宰夫亦上士非大夫疏甚誤以周案下經云主人筵前獻賓膳宰薦脯醢明主人與膳宰別燕義云使宰夫為獻主詳官職門

鄭元云主人宰夫也其位在洗北西面敖繼公云諸侯之宰夫蓋以士為之其位亦在西方故賓進則主人因

從而升也至胥薦主人于洗北因使之易位焉盛世佐云敖說曰之洗北南面乃其受薦之位不可援以爲證以周案主人之位在洗北南面通禮然也宰夫既爲主人受就主人之位如從士列在南方有何主人之名鄭義爲長下主人酬賓降復位謂復主人之位亦即洗北敖氏以爲南方然誤

鄭元云具官饌于寢東具其官之所饌謂酒也牲也脯醢也寢路寢敖繼公云具諸官所當饌之物也此時所具者其薦羞乎及既設賓席官乃改饌之大射云官饌是也韋協夢云此膳宰具官饌具之而未設大射禮設

席後之官饌乃設之也褚寅亮云此禮先設君與賓之席獻後乃設卿大夫之席故具饌之文在設席𢈔大射儀則君賓卿大夫皆同時先定位故官饌之文在設席後賓皆止一次饌也敖氏因少牢禮有改饌之節遂謂此旣設賓席官乃改饌之恐未然

鄭[元]云公尊瓦大冪用綌若錫在尊南在尊南在方壺之南也賈公彥云瓦大在方壺北其冪本爲瓦大設今末用陳于方壺之南不可在方壺瓦大之閒相褋也朱熹云在尊南謂瓦大在方壺之南如疏說則冪正在方壺瓦大之閒何㝵言不褋以周案經在尊南承瓦大言

非指羃大射儀臑尊兩甒在南蓋羃加勺可證賈疏誤
會鄭意從朱子說
鄭元云後設公席者凡禮卑者先即事尊者後也朱熹云此篇與大射雖設席先後不同然皆公先升即位然後納賓非卑者先即事也但其言偶不同且不當據此生異義敖繼公云設賓席當後于公席乃先言之者終言司宮之事且以見案禮設臑篚設公尊皆尊者後大射儀司宮設尊先兩方壺後臑尊鄭注云臑尊君尊也後陳之尊也與此例同凡設席賓尊有加席尊與公席同設故大射儀于小臣設公席司宮設賓席之下云有

加席賓卑無加席則先公設之故燕禮筵賓在公席之
先云無加席也若鄉飲之遵燕禮之卿皆非正賓雖有
加席皆不預布鄭注大射云唯賓及公席布之其餘樹
之于位後

敖繼公說賓出立于門外東面東字蓋誤大射儀云北
面褚寅亮云大射辨尊卑故北面燕主歡心仍寓賓主
之義故東面

賈公彥云大射禮公降一等揖賓賓避燕禮不言文略
方苞說燕禮輕不避以周案凡受公禮者皆避經不具
見之也大射之賓隆于燕禮且辟燕亞可知故經于大

射箸之耑公指卿大夫敖氏云亦异指之盛氏謂卿大
夫共一指蓋略亏爾之之時矣
鄭元云賓主人之左拜送爵謂賓既南面授爵乃之左
敖繼公云蓋亦鹵南面授之乃之左以周案經云主人
北面拜受爵故鄭知賓南面授敖說非
鄭元云賓折俎牲體骨也鄉歙酒記曰賓俎脊脅肩肺
敖繼公云公俎似當用肩賓俎用脅與鄉飲酒禮異以
周案敖氏亦備一說
敖繼公云主人荅公拜也一拜不稽首獻禮然也其他
則否凡臣先拜其君皆再拜稽首褚寅亮云臣與君行

禮無不再拜稽首者且既下拜矣又何獨不遵再拜稽首之禮乎經不言者可知矣下文自酢兩言再拜稽首獻酢禮均則此豈宜獨异以周案凡荅拜視先拜者獻酢之例皆一拜此主人獻公其拜受爵拜卒爵皆君為政君可循獻禮之常故一拜主人自酢于公其拜尊爵拜卒爵皆臣爲政臣不可居賓主之禮故再拜稽首獻之荅君亦一拜酢之荅臣亦再拜荅禮然也

鄭[元]云媵觚于賓媵送也讀或爲揚揚舉也今文媵皆作騰賈公彥云揚訓爲舉義勝于媵送故讀從之騰亦送義敖繼公云騰字似優騰猶揚也觚當作觶以周案

古文作賸訓送今文作騰訓揚鄭從古文賸觚猶云送爵也或讀從今文騰觚猶云揚觶也賸送一義騰揚又一義禮記本今文鄭注檀弓以有謂之杜舉之文舉與揚義相近故從今文家說其注禮經從古文自以賸送爲本義賈疏未是胡墨莊已言之凡獻以爵者酬以觶今獻既避正主而不用爵安見其酬之必用觶邪敖說亦未當褚搢升已駁之

鄭元云主人坐祭遂飲賓辭辤其代君行酒不立飲也此降亏正主酬也主人酌膳賓拜拜其酌也敖繼公云賓見主人將飲故辤蓋欲即受此觶不敢復煩主人之

受酬已賓拜爲將受之是時主人已在筵耑以周案辭謂辟坐飲從鄭拜謂拜受爵從敖褚氏云君臣酬酢君立飲而臣坐飲賓以尊君之禮尊代君飲者故辟其坐飲也豈有酬而不先自飲者乎吳氏云禮無拜酌之例此言拜下卽言受爵則仍是拜受爵注降于正主酬張皋文說當依大射注作比于正主酬

鄭元云請媵爵者公命長謂選卿大夫之中長幼可使者敖繼公云謂下大夫之長不言下大夫以下大夫媵解有常職故與盛世佐云長官之長非季之長以周案鄭注疑有衍誤字下經云小臣作下大夫二人媵爵注

中何必兼言卿此經云公命長注亦何必兼言幼敖繼公云序進盥洗先者既洗後者乃進也先者既洗卽升立于阼階上俟酌散更言序進明其復發于阼階上也韋協夢曰先者既洗當立于階下而俟後者既洗與之以序而升也升亦先者升三等後者從之以周案序進酌散交而俟于阼階上乃降序進盥洗亦交而俟于阼階下乃升升敖說非

鄭元云序進酌散交于楹北北楹北阼楹之北也交而相待于阼階上既酌右還而反往來以右為上賓觶序進坐奠于薦南序進往來由尊北交于東楹之北賈公彦

云媵二人酌酒升自卤階故交于卤楹之北此酌酒奠于君所故交于東楹之北交于東楹北者先酌者東面酌訖由尊北又楹北往君所奠訖右還而反後酌者亦于尊北又于楹北與反者相交先者于南卤過後者于北東行奠訖亦右還而反相隨降自卤階敖繼公云交于楹北交相右也凡經文惟言交者皆謂相右階上之位退者在東進者在卤以相右為侵張惠言云大射注云先者既酌右還而反與後酌者交于卤楹北相左俟于卤階上乃降往來以右為上又云既酌而代進往來由尊北交于東楹北亦相左若如疏說則是相右非蓋

誤會注以右為上之文也凡往來無相右者鄉射禮可
證鄭云以右為上者謂階下竝行時來既上殿居右及
其升堂上殿由階上之東進奠觶右還與進者相左則
在西方而降又居右也以周案凡經于交曰相左者皆
謂往來兩相左兩相左者各以右尊人也故注釋相左
之義曰往來以右為上大射儀注亦同但交相左者必
左還交相右者乃右還注右還蓋左還字之誤據疏云
先者于南西過後者于北東行是賈氏所見此注尚作
左還也大射注亦誤右還賈疏云西楹北之相左後者
南相東鄉先者北相西鄉東楹北之相交先者楹北北北

畔過後者楹北南畔過是賈氏所見注已誤右還矣夫
燕大射本一禮其西楹北東楹北之相左皆謂往來兩
相左與燕禮之相左正同與大射三耦之相左亦甚合
賈氏不正大射注右還之字誤隨文曲解又謂相左者
以左相近是人各爭居其右矣往來以右為上爭居其
右非君子不多上人之義也淺人不察妄據大射注以
改此注張皋文又據大射疏以駁此疏此皆以妄為不
妄者也凡經曰相交必相左此為往來通例惟凶事反
吉則相右故鄭注既夕云吉事交相左凶事交相右敖
氏以右還必相右遂以相交不言左為俱相右據其誤

字以易正義此又以不𡠹爲𡠹者也

鄭元云公取媵觶興以酬賓就其階而酬之也敖繼公云謂興立于席舉觶向賓而酬之也酬賓不下席君尊以周案鄭意凡有獻酬主人就賓之階賓就主人之階公就其階自循酬禮之常故賓降于西階下再拜稽首不之阼階者爲公在西階上也如敖說公興立于席當如冓文云阼階下再拜稽首不若鄭注爲碻然鄭謂賓升再拜拜于君之左此說終嫌未當盛氏云君撫北面之禮雖就賓階酬之然其西面自若也賓之拜也于其西北面下文賓進受虛爵云進則拜時于西階上少西

矣與觶荅拜亦在西階上受虛爵亦北面敖說君與薦
右臣受虛爵于君席之旁皆非
義疏云布席徹席須在席之上下爲之乃便于卷布今
司宮席卿西面從上布之也楊圖司宮南向誤卿辟重
席當在將就席之先則北面近席時也楊圖卿辟南面
誤
孔穎達說大射儀大卿席于賓東小卿席于賓西燕禮
小卿亦在賓西賈公彥說大射席小卿賓西注云射禮
辨貴賤也以此言之燕禮主歡不辨貴賤小卿與大卿
皆在賓東以周案從賈疏經言卿席設于賓左大夫繼

賓以卤則賓卤無卿與大射异

敖繼公云諸公則先卿獻之謂先獻公乃獻卿既獻則升就席不與卿序升以周桊其獻先卿其升亦俟射人命之乃與卿序升

鄭[元]云主人大夫之下先大夫薦之者尊之也不亏上者上無其位也胡匡衷云主人以膳宰爲之是士注云大夫之下正明其爲士㫖禇寅亮云薦主人不亏賓酢時者公未獻也不亏獻卿時者䙴卑亏卿也薦亏獻大夫時者亦大夫也同䙴而先薦者則如注所云尊之也亏此經而知主人之爲大夫也㐫汶既是大夫而注云

上無位者大射儀注云辟正主故不薦弓上以周案主人宰夫是士詳見職官門

賈公彥云鄉飲酒大師則為之洗則衆工不洗也此經主人洗升獻工不辨大師與衆工則皆為之洗殽鄉飲酒記不洗者不祭此篇與大射羣工與衆笙皆言祭故知皆為之洗韋協夢云此為長者一人洗觀拜受爵惟一人可知以周案賈說皆為之洗是詳射禮門但引鄉飲記為證非也鄉飲記專為旅言彼疏云昪獻酒者無不祭正酬亦然至旅酬以下則不祭是已

鄭元云使人相祭使扶工者相其祭薦祭酒賈公彥云

上云小臣相工則此扶工相祭是小臣也胡匡衷云工自有相者小臣相工其暫耳非其常且上既云小臣坐授瑟乃降矣又安得在堂上相祭乎疏謬以周案胡說未是詳見職官門

鄭元云樂正亏天子樂師也賈公彥云諸侯兼大司樂直有大樂正小樂正當天子樂師大夫及士單言樂正者皆大樂正胡匡衷云大射禮重有大樂正監其事故特言小樂正以別之燕禮輕兼大樂正故不言小其實亦小樂正以周案胡說未是詳見職官門

鄭元云樂正復位位在東縣之北賈公彥云大射小樂

正升堂而經有左右正則知亦有大樂正工升時小樂
正升大樂正東方西面工來東坫之東南時大樂正東
縣之北北面其小樂正則立于西階下東面此燕禮主
于樂故知大樂正升堂今降明復于東縣之北也敖繼
公云復位未詳其處鄉飲酒禮注云樂正降立西階東
北面盛世佐云位亦西方東面北上之位樂正于天子
爲樂師樂師下大夫則此樂正士也士之位已見上故
于此言復以周案鄉飲鄉射二注然云樂正降立于西
階東北面此注獨異盛說近是
敖繼公云司正奠觶于中庭亦南北之中葢阼階前也

不于階閒者獘有時而射宜避之也以周案鄉飲鄉射司正奠觶皆在階閒獘禮大射云坐奠中庭中庭卽階閒兩階之閒庭之中也敖說非近儒多駁之巳

鄭元云司正南面坐奠觶右還北面少立右還將適觶南先卤面也必從觶卤爲君之在東也敖繼公云此于觶南北面則右還下文于觶北南面則左還皆欲從觶東往來也必從觶東者變于在堂者升席降席之儀褚寅亮云日月五星右還自北向卤自卤向南也天左還自南向卤自卤向北也敖氏以右還爲自北向東左還爲自南向東非以周案從鄭注右還句絕謂向右手而

還也南面右還北面左還皆由觶卤敖讀右還北面為句則往來由觶東而左右適相反矣褚說左右還亦似是而非

敖繼公云請徹俎降公許降字乃衍文大射儀無之褚寅亮云降字宜在告于賓下非衍也以周案鄉飲鄉射司正于賓徹俎乃受以出此禮賓自徹以出則司正于告賓之下可以降矣褚說近是但大射儀于賓取俎以出爵後亦然不言司正之降終以敖說為長

鄭元云庶羞謂膎肝膋狗胾醢也方苞云牲以狗而羞則庶覩六月韓弈二詩所陳品味惟嘉惟偕可羞無不

薦也此鹵周之詩可以證周公之典禮矣延尊云周禮臚夫羞與珍灶言肝膋為八珍之一不㝵襍入庶羞盧文弨云庶羞眾羞也必不止亏狗胾醢記所云庶羞不踰牲者謂用豕不必以羊為庶羞若魚鼈之類非所謂踰者也

鄭元云內羞謂羞豆之實酏食糝食羞籩之實糗餌粉餈敖繼公云注以醢人籩人職為言但未必其皆用之也郝敬云內羞自中饋女工出者外庖所煎和曰庶羞以周禁醢人籩人皆以奄及女奴為之故曰內羞郝說中鄭是

鄭元云司正升受命皆命退立西序端敖繼公云唯曰受命皆命不著其所如上文可知既對則司正降而復位盛世佐從敖褚寅亮從鄭以周案既為司正當立序端以察儀受獻後乃降復觶南位褚氏說是

鄭元云獻士用觶士賤也今文觶為觚敖繼公云凡獻無用觶者當從今文盛世佐云觴以小為貴故獻用爵其他用觶鄉飲酒之禮是也燕禮輕故先用觚觚大于爵也大夫以上既用觚則獻士用觶禮亦宜之以周案凡爵觶為上觚次之觶又次之角柶為下賈疏云大夫以上獻用觚旅酬乃用觶此獻士卽用觶故云士賤說

詳後

賈公彥云乃薦司正與射人一人司士一人執冪二人此經三者當官雖多皆取長先薦其餘在于衆位依齒也䟽世佐云觀司士之先導薦可見士受獻亦以尊卑爲序不以齒矣以周案鄭以一人之長爲季長故云餘依齒敖氏以爲官長是以尊卑爲序矣盛氏申敖

鄭元云主人就旅食之尊而獻之北面酌南向獻之于尊南不洗者以其賤略之也敖繼公云此尊北面則南向酌之也獻之于尊南亦由南面不洗者因獻士之䖍而遂用之不復別取于篚也凡取䖍于下篚雖所爲酌

者賤亦必為之洗以周案酌尊之灋有自尊面酌者有從尊後酌者鄭意此尊後北面酌為向君之義南向獻于尊南令旅食者北面受亦為向君之義鄭注大射云主人既酌西面旅食北面受之敖說獻于尊南西南面存參

鄭[元]云士旅于西階上辯祝史小臣旅食皆及焉賈公彥云旅食次士得獻故知亦酬及之庶子以下未得獻至無筭爵及焉焦以恕云下主人獻庶子于阼階上如獻士之禮又獻左右正與內小臣皆于阼階上如獻庶子之禮鄭注謂獻正下及內小臣則磬人鍾人鎛人鼓

人僕人盡獻可知也夫阼階阼階所以別外內臣也而均之在堂上則同若拘旅食不升獻亦不升旅之說則凡為外內之從官皆舁升旅于堂上而獨置旅食者恐非為士舉旅之禮意故鄭說為不易矣以周案俗說旅食不升旅于堂上焦氏駁之甚當但庶子左右正及內小臣之獻文在旅卒之後明不與旅酬也焦氏謂亦舁與旅于阼階上似失經義

鄭元云燕義庶子官職諸侯卿大夫士之庶子之卒庶子猶諸子也燕禮有庶子官是以義載此以為說敖繼公云經公為士舉旅後獻庶子庶子謂卿大夫士之子

周官亦多以庶子繼士而言指此者也燕義以此爲諸子之官似失之庶子未必皆有爵盛世佐云禮經庶子謂卿大夫士之支庶也以其賓游子弟且有宿衞之勞故獻于阼階上若燕義庶子官卽周官之諸子其爵爲下大夫于諸侯則上士也其獻當在阼階上不于此也以周案庶子官掌庶子之副與燕禮之庶子別說詳職官門　右燕禮

段玉裁云周禮用字之例凡祭享用享字凡燕饗用饗字如大宗伯吉禮下六言享先王嘉禮下言以饗燕之禮親四方賓客其明證也禮經十七篇用字之例聘禮

內臣享君字作享士虞禮少牢禮尙饗字作饗小戴記用字之例凡祭享饗燕字皆作饗燕作享者左傳則皆作享燕作饗者毛詩之例則獻亏神曰享神食其所享曰饗以周案段釋諸經用字之例其說詳矣而不及禮經饗燕字攷禮經之例凡饗食人饗食神與神來饗皆作饗惟朝享字作享訓為獻且朝享字作享尙書毛詩周官左傳論語皆同亦不獨聘禮為然左傳燕饗字亦作饗

皇侃云饗有四一是諸侯來朝天子饗之周官大行人職云上公饗禮九獻是也其牲則體薦體薦則房烝故

左傳云饗有體薦國語云王公立飫則有房烝飫即饗也其禮亦有飯食二是王親戚及諸侯之臣來朝王饗之禮亦有飯食及酒其酌數亦當依命其牲則折俎亦曰殽烝故國語云親戚宴饗則有殽烝左傳定王饗士會用折俎其饗朝廷之臣亦當然也三是四裔之使來王饗之其禮王不親饗但以牲全體委與之故國語云坐諸門外而體委與之是也若其君來則與中國子男同故小行人職掌小賓小客所陳牲牢不異也四是饗宿衛及耆老孤子則以醉為度故酒正云皆其其酒無酌數是也饗致仕之老亦用正饗之禮饗死事之老當

用折俎之饗以周案經言大饗有二一爲祭禮一爲賓禮饗者獻也其禮大略相同但祭禮獻始以祼故祭統云獻之屬莫重于祼明祭之祼并入獻中也賓禮祼獻分兩事故大行人云上公王禮再祼而酢饗禮九獻諸侯王禮壹祼而酢饗禮七獻諸子王禮壹祼不酢饗禮五獻明饗之獻中無祼也內宰云凡賓客之祼獻瑤爵皆贊亦明賓客之祼獻異故曰皆此周官立文之別也饗有朝踐有饋食食畢而酳各視其爵爲獻數國語王公立飫則有房烝此朝踐薦腥之禮也舂人凡饗食共其食米此饋食之禮也籩人掌四籩之實賓客之事共

其薦籩羞籩醢人掌四豆之實賓客其薦羞之豆此饗
禮有朝踐籩豆有饋食籩豆有加豆加籩羞豆羞籩皆
與祭禮同也但祭禮尸坐饗禮立成又其异名朝踐用
房烝饋食用折俎大饗兼有之但用折俎饗之略也皇
氏專以賓禮為說饗有四事其弟三饗可刪宜增饗羣
臣于學校禮月令孟冬之月大飲烝鄭注云十月農功
畢天子諸侯與羣臣飲酒于大學以正齒位謂之大飲
別之于他其禮亾今天子以燕禮郡國以鄉飲酒禮代
之烝謂有牲體為俎也詩云十月滌場朋酒斯饗曰殺
羔羊躋彼公堂稱彼兕觥是頌大飲之詩鄭云別之于

他者見與燕飲諸禮不同也云其禮亾謂禮經佚饗禮篇也引七月詩明大飲卽朋酒之饗烝卽羔羊之類也毛傳云饗者鄉人以狗大夫加以羔羊公堂學校也箋云十月民事男女俱畢國君閒于政事而饗羣臣正齒位先儒攷饗禮者不及此而說詩者又誤以爲鄉飲酒禮故詳言之　又案東漢之初十月行大飲禮以古饗禮篇亾天子乃以燕禮代之郡國又以鄉飲酒禮代之時議禮諸臣尚知大飲之爲饗禮也說文云饗鄉人飲酒也據郡國禮以爲說其何以解天子之用燕禮乎近段氏校毛傳于饗者下增鄉人飲酒也五字以爲說文

本毛傳過矣

盧植云大饗有九者揖讓而入門一也入門而縣興二也揖讓而升堂三也升堂而樂闋四也下管象武五也夏籥序興六也陳其薦俎七也序其禮樂八也備其百官九也鄭[元]云大饗有四者謂金再作升歌淸廟下管象也王肅說入門縣興一升堂樂闋二下管象舞夏籥序興三陳其薦俎序其禮樂備其百官四行中規五旋中矩六釆齊七雍八振羽九以周案記文先總敘九禮下又曰入門而金作示情升歌淸廟示德下而管象示事以明大饗之四四者金一歌二管三舞四也再作皆

金武夏籥皆舞舞亦示事此不言者文省目鄭分金爲
二事而不數舞不及虡注爲當其餘五事陳鷰俎序禮
樂皆備官不攝一中規矩二中采齊三雍四振羽五
鄭元云致饗以酬幣所用未聞禮幣束帛乘馬亦不是
過也禮器曰琥璜爵蓋天子酬諸侯崔靈恩云諸侯貿
者以琥賤者以璜孔穎達云公侯用琥伯子男用璜賈
公彥云公侯伯用琥子男用璜以周案春秋傳虢公晉
侯朝王王饗醴命之宥皆賜玉五瑴是天子饗諸侯酬
用玉之徵秦后子饗晉侯歸取酬幣終事八反是諸侯
以下酬用幣之徵

鄭元云鹿鳴序既飲食之又實以幣帛筐篚飲之而有幣酬幣也食之而有侑幣也孔穎達云鄭以飲為饗其酬幣無文故聘禮注云酬幣饗禮酬賓勸酒之幣所用未聞也禮幣用束帛乘馬謂聘享之幣其天子酬諸侯及諸侯自相酬幣不必用束帛乘馬故聘禮注又引禮器曰琥璜爵蓋天子酬諸侯也琥璜非爵名而云爵明以送爵也食禮無爵可送則琥璜饗酬所用也謂饗時酬賓以琥璜將幣曰小行人合六幣琥以繡璜以黼則天子酬諸侯以黼繡而琥璜特之既天子饗諸侯之酬幣與諸侯異則食禮天子侑諸侯其幣不必束帛無

文以言之燕亦當有幣故文不顯言陳祥道云詩序所謂飲食者燕與食耳此燕有酬幣也春秋之時定王謂隨會曰酬幣宴貨以示容合好晉郤至告慶于周王叔簡公飲之酒交酬好貨則古人燕賓未嘗不用酬幣特燕禮文不備耳以周案詩疏申鄭禮注甚明酬幣燕饗皆有故孔疏以為饗陳氏亦可謂之燕

鄭元云公食禮設洗如饗必如饗者先饗後食如其近者也聘禮公于賓壹食再饗則饗與食互相先後也敖繼公云注意謂食居二饗之閒以周案食主食燕主飲饗兼食燕為禮之盛周官大行人掌客皆先言饗後言

食藎饗先于食也故食禮設洗曰如饗大夫拜至曰如饗拜聘禮壹食在二饗之閒敖申鄭是賈疏聘禮食在饗前公食饗在食前先後出于主君之意不定非也禮于上介先言食後言饗或先食而後饗與

賈公彥曰以聘禮言之公侯伯子男大聘使卿主君一食再饗小聘使大夫則主君一食一饗案掌客子男一食一饗子男之卿再饗多于君者以其君臣各自相坐坐今本作堅誤不异以君決臣也以周案記云獻之屬莫重于祼祼亦獻之屬祴文本通也周官祼獻多對文如內宰云凡賓客之祼獻瑤爵皆贊是祼謂之禮獻謂之饗如

大行人云王禮再祼而酢饗禮九獻是諸經言饗多合祼禮言如傳言饗以訓恭儉（成十二季）又言設几而不倚爵盈而不歆（昭五季文本不言饗杜注訓恭儉引此以證）之類是周官子男壹祼不酢饗禮五獻聘禮禮賓公進几賓啐醴卽所謂設几不倚爵盈不歆也受醴不酢猶子男壹祼不酢也對饗言之謂之禮㪚文亦可偁饗左傳謂之饗醴亦佗饗禮聘禮又云公亏賓壹食再饗謂亏饎賓之後壹食之又再饗之再者再爯禮賓之饗醴實壹饗也禮賓時介不與故經亏上介云壹食饗周官例分祼獻為二祼謂之禮不謂之饗故掌客云子男壹饗壹食賈疏非

鄭元說大司樂大饗饗賓客也出入奏肆夏禮器大饗謂祫祭其出也肆夏以送之肆夏當為陔夏賈公彥云禮器大饗為祫祭先王祭末燕而飲酒有賓醉之灋與鄉飲酒賓醉而出奏陔夏同故破肆夏為陔夏此大饗饗諸侯來朝則左傳云饗以訓共儉設几而不倚爵盈而不飲獻依命數賓無醉禮故賓出入奏肆夏與尸同也以周案禮器大饗賓出奏肆夏與大司樂大饗賓出入奏肆夏正同注疏非也

杜預云三夏天子所以饗元侯也九夏二曰肆夏一名繁三曰韶夏一名遏四曰納夏一名渠蓋擊鍾而奏此

三夏曲元侯牧伯孔穎達云天子饗元侯歌肆夏則其
餘諸侯不得用肆夏當歌文王與兩君相見同也仲尼
燕居兩君相見升歌清廟謂元侯也不歌肆夏辟天子
也諸侯來朝乃歌文王遣臣來聘必不得同矣當歌鹿
鳴也以周案大司樂尸出入奏肆夏大饗如祭祀是亦
出入奏肆夏也仲尼燕居兩君相見入門而金作謂金
奏肆夏郊特牲云賓入大門而奏肆夏是也是大饗入
奏肆夏之證禮器大饗其王事與其出也肆夏而送之
是大饗出奏肆夏之證燕禮記以樂納賓奏肆夏是諸
侯得用肆夏也記言大夫之奏肆夏自趙文子始諸侯

用肆夏亏禮典議但不㝷備用昭夏納夏也故曰肆夏之三天子所以饗元侯也非謂僭肆夏謂僭肆夏之三
且肆夏先樂而奏不用亏升歌詳見樂門

孔穎達說大射燕禮奏肆夏謂納賓樂左傳金奏肆夏之三為升歌正樂納賓奏肆夏是諸侯禮升歌正樂用三夏為天子饗元侯元侯相饗之禮一說燕禮奏肆夏與九夏之肆夏名雖同而音節必异若皆頌之族類必非諸侯所敢用以周案天子大饗元后奏肆夏之三兩君相見及諸侯燕射禮奏肆夏不用昭夏納夏天子大饗賓入大門卽金奏兩君相見賓入門而金作諸侯燕

射禮賓及庭乃奏此其證也金奏在升歌之前下言工歌文王之三乃升歌也孔疏甚誤

秦蕙田云大行人上公再祼而酢侯伯壹祼而酢子男壹祼不酢謂朝覲之日三享既畢王乃以鬱鬯之酒禮賓也饗禮之祼經無明文以禮賓之節推之上公九獻則王一獻后亞獻皆祼侯伯七獻子男五獻則惟王祼而已王祼用圭瓚惟上公及諸侯之賜圭瓚者自其餘皆以璋瓚祼也記云獻之屬莫重于祼大饗者賓客之大禮其十二獻九獻七獻與事神同亦必有祼明矣周禮所載賓客之祼事注疏皆以禮賓當之而不及大饗

似尚未備以周案祼亦獻之屬散文祼亦偁獻對文祼獻有別周官內宰凡賓客之祼獻瑤爵皆贊祼獻對文鄭注云祼之禮亞王而禮賓獻謂王饗燕亞王而獻賓此明祼獻之別也周官通例分祼饗為二故鄭注賓客之祼皆云禮賓不及饗為與諸經合祼酢偁饗异也大行人上公之禮廟中將幣三享王禮再祼而酢饗禮九獻會禮九舉再祼九獻亦屬對文賈疏九獻云王酌獻賓賓酢主人主人酬賓酬後更八獻是為九獻賈意酢祼在饗前再祼在九獻之外也據秦說再祼即在九獻中

鄭元云大宗伯大賓客則攝而載果載爲也果讀爲祼代王祼賓客以鬯君無酌臣之禮言爲者攝酌獻耳拜送則王也鄭司農云王不親爲主或云此承上王后不與爲文謂攝后耳鄭注誤以周案鄭以燕禮通之故云爾陳氏禮書亦謂王自祼其臣或說以爲攝后亏義自順凡大祭祀大賓客王初祼后再祼若王后不與則大宗伯攝而再祼載再古通此外宗所謂宗廟之祭祀王后不與則贊宗伯賓客之事亦如之者也記言諸侯大饗亦有夫人之禮

鄭元云諸侯爲賓灌用鬱鬯灌用臭也大饗尚腶脩而

已矣此亦不饗味也大饗饗諸侯孔穎達云灌猶獻也
諸侯來朝在廟中行三享竟然後天子以鬱鬯酒灌之
及灌而後天子饗燕食之也其行饗之時雖設大牢之
饌亏時先薦腶脩亏筵前然後設餘饌以周案記文首
言祭禮至敬不饗味而貴氣臭此又以賓禮明之云灌
用鬱鬯明饗賓亦貴氣臭也云尙腶脩明賓亦不饗味
也灌與祼通鄭注典瑞以祼賓客云蓺行曰祼腶脩即
祼時所設之羞尙腶脩謂撫籩豆之薦也禮器云諸侯
相朝灌用鬱鬯無籩豆之薦意與此同孔疏據大行人
文灌爲祼禮尙腶脩爲饗禮其實饗設太牢云尙腶脩

亦是祼禮爲再祼而酢亦可稱饗也以禮器文參之自見　又案三享之後有祼禮器用圭瓚酒用鬱鬯伺服脩無籩簋籩豆之薦見典瑞鬱人及記禮器郊特牲諸文祼後有饗器用六尊小宗伯職辨六尊之名物以待賓客疏云在廟饗賓客時陳六尊亦依祭祀四時所用唯在野外饗不用祭祀之尊故左傳云犧象不出門是也牲用體薦半解之左傳云王饗有體薦宴有折俎國語云王公立飫有房晉注云半解其體而升于俎是也亦有籩簋籩豆之薦舂人凡饗共其食米饎人饗食共其簋簋之實內宗掌宗廟之祭祀薦加豆籩及以樂徹

則佐傳豆籩賓客之饗食亦如之是也左傳云饗以示
恭儉又云設几而不倚爵盈而不飲又云虢公晉侯朝
王王饗醴命之宥詩彤弓云一朝饗之一朝右之一朝
醻之皆以祼言上公之禮再祼而酢侯伯壹祼而酢祼
用鬱鬯酢用醴杜注謂行饗先置醴酒本誤祼酢較聘
禮禮賓爲觴禮賓設醴而不祼祼而且酢非終朝不能
畢故曰一朝聘義云質明而始行事日幾中而後禮成
酒淸人渴而不敢飲也肉乾人饑而不敢食也謂此鄭
君箋詩以一朝饗之爲正饗禮云大飲賓曰饗注大行
人饗禮九獻云設盛禮以飲賓明正饗亦飲也注春人

凡饗食其其食米云饗有食米則饗禮兼燕與食明正饗亦食也疏家泥亏爵盈而不㱃之文謂饗不㱃不食誤矣杜注左傳云王饗有體薦爵盈而不㱃殽乾而不食燕則折俎相與共食亦誤大饗雖不食體薦非并殽饌皆不食

馬融云易盥而不薦盥者進爵灌地以降神也此是祭祀盛時及神降薦牲其禮簡略不足觀也孔子曰禘自既灌而往者吾不欲觀之矣鄭元云諸侯貢士亏天子鄉大夫貢士亏其君必以禮賓之唯主人盥而獻賓賓盥而酢主人設薦俎則弟子也以周案盥與灌通字亦

化祼灌而不薦卽禮器所謂諸侯相朝灌用鬱鬯無籩豆之薦也凡薦籩豆薦折俎主人不親其事士使其子弟薦大夫使有司薦諸侯天子使宰夫薦賓祭通例如此觀卦以四爻爲主灌而不薦謂朝覲禮賓卽四爻所謂觀國之光利用賓于王也天子賓之謂之禮周官大行人云上公三享王禮再祼而酢侯伯壹祼而酢鄭注王禮謂以鬱鬯之酒禮賓祼讀爲灌是也兩君相見謂之儐司儀職凡諸公相爲賓將幣畢云賓亦如之鄭注云賓當爲儐儐謂以鬱鬯禮賓也上于下曰禮敵者曰儐引禮器諸侯相朝灌用鬱鬯無籩豆之薦謂此朝禮

畢儐賓也是也大夫來聘亦謂之禮鄭注云子男壹祼不酢猶聘禮禮賓與但公拜送醴不灌宰夫薦脯醢有籩豆之薦其禮殺矣四爻云利用賓于王以王禮祼酢言也馬氏注易讀盥爲灌是引論語既灌以往不欲觀以證大謬鄭注以鄉飲酒禮言爲賓禮多遂據其可見者言之爾 右饗禮

禮家說立曰飫坐曰燕燕說屨升堂飫不說屨以周案立飫見周語飫立不說屨毛傳云不說屨升堂謂之飫或說不字衍或說不乃下字之誤燕禮司正請安賓卿大夫皆說屨升就席少儀曰凡祭于室中堂上無跣燕

則有之說文跣足親地也舊解跣有三說一說說屨見
韈解韈爲跣一說說屨卽跣跣韈字惟左傳一見古無所
謂韈一說詩邪幅箋偪束其脛自足至膝是說屨見偪
爲跣幷厺其偪謂之徒跣
韓詩說飮酒之饇飮之禮不說屨而卽席者謂之飫跣
而上坐者謂之宴能飮者飮不能飮者已謂之醧毛詩
說飫私也不說屨升堂謂之飫鄭箋云私者圖非常之
事若議大疑于堂則有飫禮焉聽朝爲公孔穎達云周
語王公立飫燕禮由坐而說屨飫立則不說矣周語王
公之有飫禮將以講事成禮建大德昭大物則飫大于

燕段玉裁云毛傳當作飫燕私也說履升堂謂之飫飫韓詩作饇其說曰說履升席曰宴能者飲不能者已曰醧宴醧是一事毛公渾言之毛謂飫乃醧之叚借也說文食部飫燕食也引詩飲酒之飫此說叚借酉部醧私宴飲也當作宴私飲本韓詩爲說毛公知詩飫非國語之飫故足之曰說履升堂謂之飫即韓之說履升坐謂之宴也以周家飫當從韓詩作醧與下孺均飫醧禮別韓詩說亦明當隸爲燕詩詩之飫非周語之飫段氏說是舊說此爲飫禮下言燕禮飫燕襍陳未是

韋昭云禘郊之事則有全脀全其牲體而升之也凡禘

皆血腥也王公立飫則有房烝禮之立成者爲飫房大俎也謂半解其體升之親戚宴饗則有殽烝殽烝升體解節折之俎謂之折俎陳祥道云全烝豚解也房烝體解也殽烝骨折也以周案禘郊之事謂祭天故文在王公上祭天用全牲故曰全烝如陳説全烝卽豚解豚解士虞禮亦用之其禮較房烝爲殺房烝者半解其體分爲左右胖豚解解鬄其肩髀爲四兩脅一脊爲七體解則九體十一體二十一體是也淩氏釋例沿陳誤 右飫禮

受業吳爔曹元忠
從子 炳煥 仝校

射禮通故一

定海黃以周述

鄭元云禮射有三有大射有賓射有燕射詩箋禮射不主皮貴其容體比于禮節比于樂不待中爲儁也主皮者無侯張獸皮而射之主于獲也孔穎達云一爲大射是將祭擇士之射二爲賓射諸侯來朝天子而與之射也或諸侯相朝而與之射也三爲燕射謂燕息而與之射敖繼公云禮射則張皮侯若采侯與獸侯而加正鵠主皮之射則不用正鵠但欲射中其皮耳此皮以中甲之革爲之周官曰射甲革樂記曰貫革之射皆指此而言

以周案禮射有四大射賓射燕射之外又有鄉射鄭不數者爲鄉射是州長與其民習射之禮天子諸侯無之故不言也禮射之外有主皮射有貫革射主皮爲田獵之射貫革爲軍旅之射說詳下又卷敖氏合之爲一誤矣右射名

鄭元云君國中射則皮樹中謂燕射也于郊則閭中謂大射也大射于大學大學在郊于竟則虎中謂與鄰國君射也敖繼公云燕禮大射禮皆射于公宮郎此國中射也記言有國中郊竟之異而不言爲某射于某所則是其所以異者惟繫于地之遠近不繫于射之大小也

若然有大射而用皮樹中翿旌者亦有燕射而用虎中龍旜者矣以周案鄭意燕射在國中大射在郊竝不行于路寢攷工記云市朝一夫夫方百步市與朝各㝷方百步六十丈而朝又分爲三則路寢之庭約㝷二十丈無以容矦道故也近戴東原焦理堂輩俱惑于敖說以爲燕大射皆行于公宮乃據矦道以爲寢庭之準三朝各㝷一夫之地則市朝一夫實爲各㝷三夫別一說存參

賈公彥云射宮卽國之小學在內郊則虞庠是也孔穎達云澤宮所在無文蓋于寬閒之處近水澤而爲之也

非惟祭而擇士餘射亦在其中故書傳論主皮射云取于澤宮朱熹云詩于彼西雍說者以雍爲澤葢卽旋邱之水而其學卽所謂澤宮也以周案射義云已射于澤而后射于射宮是澤與射宮有別也周官諸子職春合諸學秋合諸射鄭注云學大學也射射宮也是射與大學亦有別也合諸文觀之春合諸學謂國學秋合諸射謂郊學試士之射宮則于郊築壇爲之大戴虞戴德云諸侯內貢于天子天子以歲二月爲壇于東郊置離抗大侯規鵠豎物乃升諸侯之教士執弓挾矢揖讓而升履物以射此卽天子試士射宮之制而云爲壇于東郊

是射宮于郊爲之不在郊學有明證矣諸經之言澤者曰王立于澤曰已射于澤曰澤共射椹質之弓矢並燕宮名自伏生書傳有澤宮揖讓之取之文注家遂沿用之其實記文上曰射于澤下曰射于射宮明澤與射宮異處矣舊說射宮于學中爲之而澤在學宮外卽所謂辟廱外雝以水者是說文邕四方有水自邕成池者春秋傳川雝爲澤詩囟雝毛傳云雝澤也辟廱鄭箋云築土雝水之外圓如璧其制囟雝國學皆有之王立于澤與庠門連文爲國學雝水之隄士射于澤與郊學射宮連文當爲囟廱雝水之隄此申伏傳之義也據穀梁傳

澤與射宮兩地不同說詳後五卷 右射地

鄭元云天子大射張皮侯賓射張五采之侯燕射張獸侯鄉射記云凡侯天子熊侯白質諸侯麋侯赤質大夫布侯畫以虎豹士布侯畫以鹿豕此所謂獸侯也燕射則張之鄉射及賓射當張五采之侯而記此者天子諸侯之燕射各以其鄉射之禮而張此侯由是云焉白質赤質皆謂采其地其地不采者白布也記又云凡畫者丹質謂賓射之侯燕射之侯皆畫雲氣于其側以為飾必先以丹采其地以周案司裘職王其虎侯熊侯豹侯設其鵠諸侯其熊侯豹侯大夫其麋侯皆設其鵠此大

射之矦也其矦用虎熊豹麋之皮又方制之以爲鵠是爲皮矦梓人所謂張皮矦而棲鵠則春以功是也司裘曰設鵠梓人曰棲鵠竝不言正大射之矦有鵠無正也射人以射法治射儀王射三矦五正諸矦射二矦三正孤卿大夫射一矦二正士射豻矦二正此賓射之矦也其矦葢亦用虎熊豹麋豻之皮而中畫五采以爲正是爲采矦梓人所謂張五采之矦則遠國屬是也鄭注五采之矦謂以五采畫正之矦其曰五采而不言鵠者賓射之矦有畫采之正而不棲鵠也鄉射記云凡矦天子熊矦白質諸矦麋矦赤質大夫布矦畫以虎豹士布矦畫以鹿豕凡畫者

丹質此𦏁射之侯也天子諸侯用皮侯大夫士用布侯
取熊麋虎豹鹿豕之屬是謂獸侯梓人所謂張獸侯則
王以𦏁息是也其曰白質赤質丹質而不言正鵠者質
與正鵠異名同類也大射有鵠賓射有正𦏁射有質鄉
射記言大夫士布侯用畫則天子熊侯諸侯麋侯之為
皮也可知凡皮侯不厺毛厺毛無以別熊麋又皮侯純
用皮非以熊麋飾其側而中仍用布質謂質的天子熊
侯用白的諸侯麋侯用赤的則大夫士之畫侯亦必有
的也可知凡畫者丹質為大夫士畫侯言也人有士大
夫之異侯有虎豹鹿豕之分故曰凡以統之人有天子

諸侯及大夫士之異侯有飾皮及畫布之分故曰凡畫者以別之鄭說熊麋亦是畫侯質是采地畫熊白質畫麋赤質與下文凡畫者丹質語相觸礙因以凡畫丹質為畫賓射燕射之侯白質赤質為畫熊侯麋侯之正殊非經意敖氏說凡畫者丹質專指畫虎豹鹿豕之侯較鄭為確記又云禮射不主皮則天子諸侯大射賓射燕射之為皮侯也可知鄭謂賓射燕射不用皮亦未審矣鄉射之記兼及燕射之侯者葢鄉射用燕射之侯也故燕禮曰若射則如鄉射之禮鄭謂鄉射用五采侯記云張五采之侯則遠國屬亏鄉射何取焉且記亦不應舍

本矦而泛言他矦

鄭元云大矦熊矦謂之大者與天子熊矦同參讀爲糝糝襍也襍矦者豹鵠而麋飾下天子大夫也干讀爲豻豻矦豻鵠豻飾敖繼公云參如毋往參之參謂介亏二者之閒也參矦其豹矦與郝敬云郎孤卿大夫所射之麋矦以周案從鄭注

賈公彥云大射設大矦參矦干矦司裘職王大射則其虎矦熊矦豹矦設其鵠諸矦則其熊矦豹矦彼畿內諸矦二矦以熊爲首此畿外諸矦亦得用三矦其數上同亏天子而非畿內諸矦所可比故亏熊矦加大以別之

然不嫌亏逼上者諸矦不㝵用虎矦而以熊矦參矦王矦爲三矦此其别也敖繼公云司裘言諸矦大射其熊矦豹矦射人職言諸矦射二矦其矦數少亏此則矦道未必有九十弓者矣葢佀經有先後故制禮有隆殺所以異也舊說謂周官言畿內諸矦非也畿內安㝵有諸矦以周案畿內之有諸矦具見傳記敖氏誤巳

孔頴達云天子諸矦大夫大射賔射燕射三射皆具士無大射故司裘職云大射惟言王及諸矦卿大夫不及亏士賔射燕射士皆有之射人云士射犴矦二正是士有賔射也鄉飲記云士布矦晝以鹿豕是士有燕射也

或說射人職若王大射以貍步張三侯卽上王射五正之三侯則士以三耦射豻侯二正卽大射之侯大射儀言士射于是士有大射之證以周案王大射所張三侯雖卽五正之三侯而正與鵠不同故云若王大射若者別上之詞大射三侯棲鵠賓射三侯畫正此其別也天子偁官與射者多故大射不及士諸侯之士自與大射士射干謂士之與大射者然大射為天子諸侯禮大夫士雖旲與大射而不旲行大射亏其家孔疏大夫有大射士無大射本司裘注然司裘注據天子之大夫士說天子之士無大射則諸侯之大夫亦無大射可知

鄭衆云王射三侯又正三侯虎熊豹也正所射也諸侯射二侯熊豹也孤卿大夫射一侯士射豻侯豻者獸名獸有貙豻熊虎許慎云侯天子射熊虎豹服猛也諸侯射熊虎大夫射麋麋惑也士射鹿豕爲田除害也鄭元云三侯者又正三正二正之侯也二侯者三正二正之侯也一侯者二正而已此皆與賓射于朝之禮也畫又正之侯中朱次白次蒼次黃元居外三正損元黃二正去白蒼而畫以朱綠以周冡司裘職諸侯則共熊侯豹侯故書豹他虎杜子春云虎當爲豹許依故書不破字先鄭從杜說當以先鄭爲長射人職云王以六耦射三

矦又云若王大射則以貍步張三矦鄭以六耦射三矦為五正三正二正之矦以貍步張三矦為虎熊豹之矦上下同文異解亦不如先鄭為安射人五正文在樂節之下本非正鵠之正說見後據先鄭意王三矦五正亦謂虎熊豹三矦之正皆五采百經云五正而後鄭則云有三正二正更覺支離

毛詩說二尺曰正賈逵說四尺曰正正五重鵠居其內而方二尺鄭衆馬融說方十尺曰矦四尺曰鵠二尺曰正四寸曰質鄭元說矦中之大小取數于矦道鄉射記曰弓二寸以為矦中則九十弓者矦中廣丈八尺七十

弓者侯中廣丈四尺五十弓者侯中廣一丈尊卑異等此數明矣考工記曰梓人爲侯廣與崇方參分其廣而鵠居其一焉然則侯中丈八尺者鵠方六尺侯中丈四尺者鵠方四尺六寸大半寸侯中一丈者鵠方三尺三寸少半寸正之方外如鵠內二尺其外之廣居侯中三分之一今儒家云四尺曰正二尺曰鵠鵠乃用皮其大如正此說失之矣王肅云爾雅射張皮謂之侯侯中者謂之鵠鵠中者謂之正正方二尺也正中謂之槷槷方六寸也槷則質也舊云方四寸今云方六寸爾雅說之明宜從之以周案侯中之大小取數弓侯道正鵠之大

小取數弓矦中鵠居矦廣三分之一梓人有明文正之大小經傳無見鄭注正之中二尺其外如鵠明正亦居矦廣三分之一也正鵠異施非竝在一矦故大射之矦司裘曰設鵠梓人亦曰棲鵠竝不言正賓射之矦梓人謂之五采又不言鵠後鄭攷覈經文立說甚精賈逵先鄭以為正鵠竝施一矦一說鵠大於正一說正大於鵠皆與梓人參分居一不合韓子問辯篇設五寸之的的即質也先鄭馬融云四寸王肅云六寸亦以意說無見文

鄭衆云鵠鵠毛也鄭元云畫布曰正棲皮曰鵠正鳥名

齊魯之閒名題肩爲正正鳥之捷黠者鵠取名於鳱鵠鳱鵠小鳥而難中又云正者正也鵠之言較較者直也射所以直己志賈公彥云梓人云張皮侯而棲鵠毛非可棲之物故後鄭不從以周案正之言正也鵠之言直也射義云射者內志正外體直然後持弓矢審固然後可以言中此正義也采侯之正不畫鳥何取鳥名獸侯亦畫獸不畫鳥

金榜云司裘言鵠射人言正皆謂大射之侯司裘主設鵠故不言正士卑又不設鵠射人與大射皆云士射豻侯明其同以豻爲鵠故鄭仲師射人注三侯虎熊豹二

侯熊豹與司裘設鵠之侯爲一明設正鵠亏一侯矣以周案先鄭注三侯二侯一侯據司裘文釋之其說本通然必幷射人司裘爲一制反不可通矣射人之豻侯不見司裘司裘之設鵠又異射人明係司裘所設爲大射燕正士燕大射故不設豻侯射人所治爲賓射燕鵠士燕大射有賓射故有豻侯如金說二職所言具同則司裘何以燕豻侯士卑司裘不設豻侯之鵠則射人何以治豻侯之正邪

金榜說皮侯卽五采之侯梓人別言之者明斯爲天子所務而已不言棲鵠蒙上皮侯省文大射鵠外曰正鄉

射同燕射鵠外曰質賓射同金鵠說侯中有鵠又有正正亦居鵠中三分之一天子鵠方六尺正方二尺畿外諸侯同魯是畿外諸侯故毛傳以二尺曰正釋之非謂凡正皆二尺也司農釋正本於毛傳其餘皆謬陳奐說先鄭說是後鄭說非以周案五采之侯雖亦用皮而正不用皮故大射賓射渾言之俱可謂皮侯而析言自別也記文張皮侯之後又云張五采之侯析言之也張皮侯之下又云棲鵠恐其與采侯混又別言之也五采畫正旣云張五采之侯其設正可知初非蒙上文省言棲鵠也皮侯采侯對文迥別輔之誠齋竝欲合之爲一非

輔之說鵠外曰正其義本賈鵠外曰質並無見文誠齋說正在鵠內義本先鄭而謂正亦居鵠三分之一又與先鄭異皆不足據

鄭衆云上兩个與其身三下兩个半之兩个謂布可以維持侯者也上方兩枚與身三設身廣一丈兩个各一丈凡爲三丈鄭元云个讀爲幹上个下个皆謂舌也身躬也鄉射禮記曰倍中以爲躬倍躬以爲左右舌下舌半上舌然則九節之侯身三丈六尺上个七丈二尺下个五丈四尺其制身夾中个夾身在上下各一幅上个與其身三者明身居一分上个倍之亙亦爲下个半上

个出也个或謂之舌者取其出而左右也矦制上廣下狹葢取象于人也張臂八尺張足六尺是取象率焉賈公彥云先鄭意身即中謂方丈者其上又加布一幅長三丈為兩个後鄭不從之以此九十弓矦矦中丈八尺上下躬各三丈六尺其七十弓矦矦中一丈四尺五十弓矦矦中一丈皆倍中以為躬倍躬以為左右舌計之徐養原云鄉射記鄉矦上个五尋中十尺鄭注引考工記廣與崇方釋之以中為矦中不知矦中至下節始見此句不辱豫說矦中也此中即下文所謂躬考工記所謂身也中十尺與矦中之廣相直矦之上下各有躬幷

兩躬㝵二十尺故曰倍中以為躬上兩个各二十尺併
上下躬二十尺凡㝵二丈者三故曰上兩个與其身三
葢在兩个之閒謂之中上下夾侯則謂之躬故中止據
一幅躬則合上下而㝵名躬與舌通為一幅要無識別
但以直侯中為躬出于侯中者為舌其長其計侯中之
廣上又之下三之以周案疏申後鄭侯之上下分又層
徐申先鄭上下代三層躬中不分竊謂躬中宜分而侯
實祇上下个及躬三層中屬个侯中屬躬鄉射記曰鄉
侯上个又㝵中十尺中謂上幅兩个之中徐氏說是侯
中下文別記之後鄭以侯中釋中斯其失也記又曰倍

二

中以為躬是躬與中明為兩物先鄭不分斯其失也中
十尺倍中以為躬躬二十尺又亏其中十尺以為侯中
十尺之中兩个之中也侯中者全侯之中也侯中定而
正鵠可尋而施焉正鵠取數亏侯中侯中取數亏躬其
上兩个之長亦取數亏躬故梓人曰上兩个與其身三
其上十尺之中又取數亏侯中故鄉射記中十尺文與
侯中相次也舌有左右个有上下明箸亏經躬一而已
不別左右耍無上下之文先後鄭說侯有上下二躬皆
與經違
賈公彥云鄉射禮不繫左下綱中掩束之下舌各出丈

尺令將此又尺與下綱不繫者中掩左廂敖繼公云下个出弓躬又尺中掩之是所掩者二尺又寸矣姜兆錫云中卽侯中之中謂掩其中而東之也盛世佐云中讀如字下舌三丈中掩之是所掩者丈又尺也焦以恕云侯中一丈而左方之躬與舌合長一丈引此一丈以向右方則適與侯中相掩矣以周案不如舊解為安　右侯

白虎通義云天子射百二十步諸侯九十步大夫七十步士又十步明尊者所服遠卑者所服近也鄭元云王大射侯道虎九十弓熊七十弓豹麋又十弓列國之諸侯大射大侯亦九十參七十干又十遠尊得申可同耳

以周案大射儀大侯九十參七十干五十爲圻外諸侯之制諸侯大侯大夫參士干以此埶之天子大射之虎侯當百二十步其圻內諸侯同弓圻外此今文家說也鄭注從古文家言天子之大射虎侯熊侯豹侯以九十七十五十爲埶圻內諸侯大射熊侯七十步豹侯五十步外諸侯遠尊卑申如天子太平御覽引舊禮圖弓天子三侯從鄭注圻內諸侯同弓圻外又與鄭注違聶氏禮圖則一依鄭注爲說近戴東原焦理堂諸人又據侯道以定天子諸侯路寢之制其說尤謬燕射在國中大射在郊經注有明文燕禮云若射則如鄉射之禮亦謂

獘不必射若行射禮當如鄉射之禮別于學宮行之鄉射固在庠學不在寢庭也則謂獘射行于路寢其說旣非要以矦道定寢制綞𠯢紕繆矣說詳宮室門

鄭[元]云量矦道謂去堂遠近也敖繼公云矦去物之步數也物在兩楹閒時未有物當以楣閒為節以周案敖說迂曲

鄭衆云射人以貍步張三矦謂一舉足為一步于今為半步鄭[元]云鄉射記矦道五十弓考工記弓之下制六尺則此貍步六尺明矣徐養原云先鄭之說為勝六尺為步常法今特言貍步則必有異大矦旣抗高可四丈

丈而矦道又遠至九十弓自非巧力兼備安能至而中之必以減半為步庶幾遠近適中人人可勉九十步者二十七丈也七十步者二十一丈也五十步者十五丈也鄉射記矦道五十弓今文改弓為肱古弓肱通字當以肱為正小爾雅曰尋舒兩肱也尋八尺一肱其四尺與五十肱為二十丈近于參而遠于千不失尊卑之等以州案據先鄭意鄉射量矦道可用常法大射君與射遠之不能至的近之又不見鵠故用貍步法貍者跬之俗字一舉足謂之跬再舉足謂之步而矦中之廣亦各取數于矦道減半徐氏申先鄭注不為無見其謂鄉射

記又十弓今文佗肱爲四尺𥿄屬肌言

鄭元云張三矦大矦之崇見鵠亏參參見鵠亏干干不及地武謂高必見鵠鵠所設之主也武迹也中人之足長尺二寸以豻矦計之糝矦去地一丈又寸少半寸大矦去地二丈二尺又寸少半寸以周案大矦鵠六尺鵠上六尺上躬上舌共四尺則高亏糝矦當一丈六尺糝矦鵠四尺六寸六分鵠上四尺六寸六分上躬上舌共四尺則高亏豻矦當一丈三尺三寸二分凡躬舌二矦相等但豻矦高一丈九尺二寸則參矦自鵠以下至地亦應有一丈九尺二寸揜亏豻矦之後而糝矦鵠下止四尺六

寸六分下躬下舌則四尺共八尺六寸六分尚少一丈
五寸四分此卽鄭所謂糝侯厺地之數也糝侯本高二
丈二尺又下綱厺地一丈五寸四分其高三丈二尺五
寸四分則大侯自此以下至地亦應有三丈二尺五寸
四分揜弓糝侯之後而大侯躬下則六尺下躬下舌共
四尺共一丈尚少二丈二尺五寸四分此卽鄭所謂大
侯厺地之數也然此鄭以豻侯計之且據三侯相疊不
離而言其實三侯相厺各二十弓如㳒離而樹之而鵠
似仍為豻高所揜劉原父曾疑及此黃棃洲以為射在
堂上堂高七尺人目高七尺何患鵠不可見或又疑豻

高一丈九尺二寸除堂及人目之高一丈四尺則豻高弓目五尺二寸糝之見鵠弓豻信然而糝高弓目一丈八尺五寸有奇以三率法求之得糝見大侯僅一丈七寸糝見大侯之鵠僅六十分鵠之七亦幾為糝所全揜然此亦僅以堂埀及人目之高計之而豻去堂下五十弓去物又不下十弓人遠則豻卑而糝之鵠見人遠則糝埀卑而大侯之鵠亦見以算術言之參侯下綱去地一丈二尺大侯下綱去地二丈八尺七寸以干求參鵠法干侯高一丈九尺二寸減堂基人目一丈四尺五寸得四尺七寸其及物位至堂埀約六丈三尺堂埀至參侯四十二丈并之得四八三與四七相乘得二二七〇一為實以及物位至干侯三十六丈三尺為法除之得六二二二加堂

基人目之高尋二〇七二爲參鵠之高減參鵠下中船
舌尋一二爲參侯下綱之數以參求大鵠法參高三丈
四尺減堂基人目一丈四尺五寸餘一丈九尺五寸與
及物位至堂堊堂堊至大侯共六十丈〇三尺相乘尋
一一七五八爲實以及物位至大侯四十八丈三尺爲
法除之尋二四三四加堂基人目之高尋三八八四爲
大鵠之高減大鵠下中船舌尋　右侯道
二八七爲大侯下綱去地之數

聶崇義云乏之從横七尺有半以牛革鞔漆之陳祥道云
正面北乏之面南故文反正爲乏又謂之容以獲者所庇
也敖繼公云爾雅乏謂之防說者謂如今牀頭小曲屛
風也侯黨指侯之西過而言乏之參分侯道而居其一西
又步亦謂侯黨之西也郝敬云乏以皮爲之矢力至此
乏竭故名乏之黨偏近也以周案凡乏之用皮見大射禮反

正爲乏見左氏傳鄉射之乏參侯道居侯黨之一黨敖訓爲遙邾訓爲近或訓爲傍皆誤黨猶所也止言參侯道而居其一嫌近堂之一故曰侯所王伯申說經文當作參侯道之一句絕居侯黨西五步句絕亦誤鄉射一乏去侯北十丈西三丈大射三乏各去其侯西十步北十步　右乏

鄭元云記楅長如笴博三寸厚寸有半龍首其中蛇交韋當兩端爲龍首中央爲蛇身相交也直心背之衣曰當以丹韋爲之司馬左右撫矢而乘之分委於當敖繼公云龍首者刻其上端作龍首之狀爲識且以飾也上

端為首則下端為尾明矣經云東肆是其證也蛇交者兩木屈曲為之狀如蛇交然當者其以當矢而名之與郝敬云當與襠通中衣袴曰襠兩股如半圓交處脊起如衣襠撫矢乘之則分委兩股以韋韜之如襠衣也盛世佐云楅承矢架也長如笴博三寸厚寸有半皆謂其乘矢之橫木也以此橫木設于上乃可以安矢其中蛇交則兩端皆為龍首鄭必有所傳矣敖說非當底也韓非子曰玉巵無當是也以皮為底防傾欹也注誤以用案當與襠通漢書鮑永傳有當匈李注云當匈以韋為之當亦卽襠字釋名云裲襠其一當胸其一當背是直

心背之衣也葢楅兩端爲龍首其中蛇交亦分心背故其所韜之皮以楅名之楅有心背之別故經於設楅云東肆盛駁敖說謂其中蛇交則兩端皆爲龍首是已而謂韋當在楅底則楅無以分承乘矢遂謂楅上別有橫木絑爲穿鑿記云長如笴博三寸厚寸有半是釋全楅之形也

鄭[元]云楅髤髤赤黑漆也姜兆錫云鄭注韋當爲直心背之衣歷攷字書當無適楅之義況本記以楅字領起全文下文又著楅字覺文義不協或讀當爲當車之當當楅句髤句謂韋當楅中而色則赤也此義爲穩一說

下文橫而奉之奉釋文唐石經徐本俱作拳拳訓曲言制楅之法漆而横曲之其蛇交之處著地龍首尾拳曲向上要設韋當於其背與上蛇交韋當文義相屬非設楅時兩手奉之也以周案讀韋當楅爲句文義不安須破楅作腹方通横而奉之奉或作拳字之誤也如其說龍首尾拳曲横字之義甚著且文亦不宜次在韋當楅髤之下諸說皆非

禮家舊說楅兩端龍首南北陳或說經云設楅東肆是東西陳也舊說非以周案楅南北陳故鄉射大射竝云左右撫矢疏云以右手撫四矢於東左手撫四矢於西

是也如東西陳有何左右之可言楅中蛇交有心背之分故經云設楅東肆注云東肆統于賓是也如東西陳當以南北分鄉背肆亦不必言東

聶崇義云舊圖云楅長三尺有足韋當長二尺廣一尺陳祥道云禮奉楅者坐奠委矢者坐委乘矢者坐撫取東矢者坐脫則楅卑而無足可知舊圖誤以周案楅有足但卑耳

右楅

聶崇義云舊圖云士之中長尺二寸首高七寸背上四寸穿之容算長尺二寸鄉射記曰鹿中髹足跪鑿其背容八算以周案此其制也設中之法東西陳之而東首

經云釋獲者實八算于中橫委其餘于中西南末南末則算從矣而云橫委者爲中之東西設也記云鹿中釋獲者奉之先首經云坐委之東面則其首在東矣 右中

鄭元云箭籌八十者略以十耦爲正賢全數其時衆寡從賓敖繼公云上記云射無算而箭籌惟止于八十則是射者雖多亦不過十耦也以周絫射未必以十耦爲限敖說非投壺記云算多少視其坐

鄭元云箭籌長尺有握握絫握本所持處也絫謂刊之也刊本一化膚聶崇義云舊圖云算長尺二寸與投壺禮同而鄉射記算長尺有握握四指也一指一寸是尺

四寸也以周案鄭注刊本句屬上爲義釋記云握槀猶言刊本握也下經云刊本尺（張稷若說惠定宇駁之未是）握一作膚膚亦四寸公羊傳膚寸而合何注云側手爲膚投壺之算尺二寸射算尺四寸記有明文舊圖誤　右算

受業通州顧鴻閶　子家岱山　仝校

定海黃以周述

鄭衆云五射白矢參連剡注襄尺井儀也賈公彥云白矢矢貫侯過見其鏃白也參連者放一矢後三矢連續而去也剡注謂羽頭高鏃低而去剡剡然也襄尺謂臣與君射不與君並立讓君一尺而退也井儀謂四矢貫侯如井之容儀也李呈芬云白矢白鏃至指也此彎弓之法所謂彀率也參連謂先發一矢三矢夾於三指閒相繼拾發不至斷續此注矢之法也剡注剡銳也弓弰也注指也箭發則靡其弰直指於者以送矢所以勁擡

是也或謂矢頭剡處直冓注於侯不從高而下卽諺所謂水平箭此發矢之法也襄尺襄平也尺曲尺也謂平其肘使肘上可置杯水葢架弲畢便引之比及滿使臂直如矢也或曰襄包也肘至手為尺射者常以肱蔽其胷脅無使他人之矢從虛而入此自防之法也井儀言開弓圓滿似井形也此射法之妙也以周案保氏五禮六樂五射五御六書九數其中所剡之目迥然區別五射不易如李氏說白矢卽司弓矢職之絜矢絜白一義矢人職謂之兵矢此射之利近攻者用諸守城車戰鄭注枉矢飛行有光今謂之飛矛絜矢象焉兵矢謂枉矢絜矢參連謂四矢參亭連繹而

中蓺詩曰四鍭既鈞舍矢既均毛傳云鍭矢參亭已均中蓺是其的證參亭之言猶參均也新序言彈丸之法云左把彈右攝丸定操持審參連亦謂彈丸上下參均連繹而無絕落義可互證此射之貴乎均者用諸椷射詩傳箋以為養老之射養老之射椷射也王肅以為燕射非剡注剡銳也挹彼注此曰注謂力銳能貫物而過因彼注此詩所謂一發五豝是也此射之利遠禦者用諸田獵軍旅襄尺襄古攘字今用讓鄉射記曰大夫與士射耦少退於物君為下射退於物一笴笴三尺少退於物卽襄尺也此射之貴乎讓者用諸鄉射而大射賓射燕射亦準此井儀井古佗

井矦有上下舌其形如井中設正方二尺如井中之●詩曰既挾四鍭四鍭如樹樹謂儀表言四矢之發悉如井儀較參連爲叜巧矣參連言其釋矢之均井儀言其中的之正也廣韵白矢作白勺參連作參遠皆字之譌褻尺作讓尺用今字改之

杜子春云又物和容讀爲和頌謂能爲樂也鄭衆云一曰和謂閨門之內行二曰容謂容貌馬融云一曰和志體和二曰和容有威儀三曰主皮能中質四曰和頌合雅頌又曰興武與舞同鄭元云和載六德容包六行也主皮和容興舞則六藝之射及禮樂與袞廷堪云周官

經文云退而以鄉射之禮又物詢衆庶則此又者因在鄉射禮之中也一曰和二曰容卽鄉射禮之三耦射也獲而未釋獲但取其容體比於禮也是為弟一次射三曰主皮卽鄉射禮之三耦及賓主人大夫衆耦皆射也司射命曰不貫不釋葢取其中也是為弟二次射四曰和容又曰興舞卽鄉射禮之以樂節射也司射命曰不鼓不釋旣取其容體比於禮又取其節比於樂也比於禮故謂之和容葢如𢒼三耦射也比於樂故謂之興舞葢取其應鼓節也是謂弟三次射以周案和容𢒼後再見注家各為區別如娄氏說四之和容卽一和二容而

一和二容五無別異是五物實三物矣說亦難信後鄭之說近是和容以禮言興舞以樂言大司徒以鄉三物敎萬民一曰六德二曰六行三曰六藝鄉大夫獻賢能之書於王退而以鄉射之禮五物詢衆庶五物包六德六行及六藝之射及禮樂卽由鄉三物而分之但大司徒鄉三物詳鄉大夫鄉射之五物簡爾

鄭元云大射正以矢行告于公下曰留上曰揚左右曰方留不至也揚過去也方出旁也敖繼公云左則曰左方右則曰右方以周案留古溜字方古旁字留謂下溜揚謂上越方謂旁去後世射法勉其力不至謂之留非

其義也

鄭[元]云中離維綱離猶過也獵也侯有上下綱其邪制躬舌之角者為維或曰維當作絹絹綱亘賈公彥云綱與維皆用繩為之又以布為絹籠綱絹綱亘者以絹為綱亘朱熹云綱亘即籠綱以布為之梓人謂之縜音同敖繼公云離麗也中而麗於維綱言其去鵠遠也或曰維謂躬與舌也躬舌所以維持侯注之絹字恐是縜字之誤梓人云縜寸焉胡承珙云說文縜持綱紐也周禮曰縜寸是此字以縜為正此注絹當為縜維之名不見梓人故又引或說破維為縜以縜為綱亘縜乃籠綱者

籠綱言貫綱縜蓋如環綱貫其中也賈疏似謂縜與絹有用布用絹之別於經無徵張惠言云注蓋謂矢絹繞於綱謂中綱也亘字語辭疏誤以絹爲縜字謂絹則維也又以亘爲亘目字謂以絹爲綱亘謬甚以周案大射正立弓公後以矢行告弓公下曰留上曰揚左右曰方中離維綱揚觸梱復謂留揚方之近於侯者凡射必志於鵠而有濡下者謂之留過高者謂之揚從旁出者謂之方留不至侯揚方至侯不中的其有矢至侯不甚遠或中而旁麗維綱者亦謂之方或揚越侯而觸侯之上者亦謂之揚有至侯不著而復弓下者亦謂之留枉眾

射本不釋獲於公則釋獲優君也張氏申鄭謂綃繞於
綱文不成義胡氏說是
鄭元云揚觸者為矢中他物揚而觸侯也梱復謂矢至
侯不著而還復古文梱作魁王引之云注矢至侯至字
正釋梱字廣雅云悃至也悃與梱同聲梱之言至也疏
及釋文皆不之及蓋未達注意以周案說文無悃字廣
雅悃至之悃為悃之誤說文悃愊至誠也梱古文作魁
魁梱一聲之轉上文旣拾矢梱之古文梱亦作魁梱之
本義為門橜其字以捆為正孟子捆屨趙注捆猶叩椓
捆復者謂為侯叩椓而復也故鄭注云矢至侯不著今

文家說揚觸與梱復對文揚為超越梱為叩椓依古文家作魁魁首也揚觸魁復與中離維綱對文或中（加字）而旁麗綱之維或揚而上觸魁而復也參見拾取矢梱之下右射法

賈公彥云大射在西郊虞庠服爵冕燕射在寢則朝服賓射在朝皮弁服孔穎達云天子賓射燕射皆皮弁陳祥道云冕服亦施於朝司服王饗射則爵冕射人三公北面執璧孤東面執皮帛卿西面執羔大夫西面執雁諸侯在朝亦北面鄭氏謂饗射饗食賓客與諸侯射也射人不言士者此與諸侯之賓射士不與也然則與諸

侯之賓射固在朝矣王鷩冕三公執璧則毳冕而諸侯亦冕服可知任大椿云司服享先公饗射則鷩冕賈疏謂此大射在西郊虞庠中又孔射義疏其射宮天子則在廟也故司服云享先公饗射則鷩冕司几筵云大朝覲大饗射依壽南鄉是也其服鷩冕據此則司服所云饗射之射乃大射也其服鷩冕本不在朝不得引為在朝服冕之證至於射人所掌乃賓射之制與司服饗射之射不同孔射義疏及賈司服疏均謂天子賓射在朝皮弁服祥道誤以司服饗射之射為賓射遂誤以賓射在朝亦鷩冕矣以周案燕射朝服大射鷩冕

毛詩說決拾既佽決鉤弦也拾遂也鄭眾云抉者所以縱弦也拾者所以引弦也詩家說或謂抉為引弦彄拾謂韝扞鄭[元]云決猶闓也以象骨為之著右巨指所以鉤弦而闓之遂射韝也以朱韋為之著左臂所以遂弦也其非射時則謂之拾以周案鄭注從毛詩傳剖析甚明先鄭云抉所以縱弦卽士喪禮注所謂極以沓指放弦令不挈縱放義同是先鄭已誤合決極為一物矣又云拾所以引弦卽鄉射注所謂遂射韝所以遂弦引遂意同是先鄭亦以拾遂為一物而與決自異也自說文有韝射臂決之訓楚辭王注史記索隱遂以決為射韝

幷決拾亦不分矣　又案拾亦以韋爲之一名遂亦名捍又名韝決與極皆著弓右手拾則著弓左臂者也鄭注拾以蔽體斂衣蔽體以凡射之肉袒者言斂衣以君射袒止露襦者言鄭注公設拾云旣袒乃設拾拾當以韝襦上則公不露臂可知其餘袒不言襦是皆設拾於臂凡決與遂相將著則俱著脫則俱脫鄉射禮司馬袒決執弓升敖氏以決爲衍文云禮無決而不遂者此說是也

毛詩說童子佩韘韘玦也能射御則佩玦許愼云韘射決也所以拘弦以象骨韋系著右巨指鄭元云韘之言

沓所以彄沓手指段玉裁云毛公釋韘爲決而箋云韘之言沓沓此以禮經之極釋韘也大射云朱極三注極猶放也所以韜指利放弦也以朱韋爲之食指無名指將指各一小指短不用鄭意以韘極沓三字雙聲且極用韋爲之故韘字從韋決則用象骨爲之故不從毛而易其義許說從毛以字從韋論之鄭爲長矣胡肇昕云鄭注決猶闓也拾斂也決著右擘指以鉤弦拾以蔽膚斂衣是二物用處不同大射注云極猶放也放義與闓相近與斂相反極韜指以利放弦即所謂決也段氏據以朱韋爲之遂謂鄭以韘沓極爲一非矣以周案決詩禮

經作決周官作抉禮記內則作玦沓詩作韘詩箋釋爲沓鄭意決以象骨爲之韘以韋爲之所以彄沓手指者卽士喪禮注所謂決以韋爲之藉有彄是也韘以藉決分別言之固屬二物許云以象骨韋系著右巨指通言之韘自統于決故士喪禮陳設斂物云決用正王棘若檡棘組繫不復言韘組繫卽韘系所異者生用韋系死用組系而韘以藉決生死同也段謂生者不必以韋爲藉尤謬至禮經之極又別一物非卽韘也決之韘以擐右手巨擘極以韜食指將指無名指韘以鉤弦極以放弦二物迥然不同自賈疏溷說不清段氏遂謂鄭以韘極沓爲一物矣

胡說更謬　又案詩之佩韘猶內則之佩玦故毛傳以玦訓韘明韘即決之韋系也決有韋系故可佩射時即以韋系彄沓手指以藉其決決即今射者之班指馬元伯分彄沓與藉為二事未是云今射者班指內必以皮襯之即古韘用韋之遺制履中藉謂之屧決中藉謂之韘其義一也此說自當決字內則作玦叚借字胡墨莊誤仞為環玦字謂決之制如環而缺其缺處聯以韋系此說難信

大射儀朱極三士喪禮極二鄭元云極猶放也以沓指放弦令不摯指也生以朱韋為之而三死用纊又二明

不用也敖繼公云士生時亦用二褚寅亮云生時用極
皆三不以貴賤而壓𠂆極二明不用敖說非以周案褚
申鄭是極以韜指各自為之聶氏圖朱極象指之長短
佗一皮籠通籠三指其纊極惟少右一指如其圖則朱
極一而非三且纊為新緜又如何可縫佗彼狀邪
孔頴達云周官繕人注引士喪禮抉用正王棘若檡棘
云則天子用象骨與以士用棘故推以上用骨諸侯亦
用象骨大夫用骨不必用象以周案鄉射大射皆有士
與射經不云士用棘注於司射決遂亦云以象骨為之
周官注殆未定之說也右決遂

鄭元云方持弦矢曰挾側持弓矢曰執程瑤田云鄉射挾矢矢在弓外居弣下故云見鏃下經執矢矢兼諸弦則在弦上故曰尙鏃右手持矢且鉤弦而見鏃於弣則弦矢中矩故曰方持左執弓右執矢後開肎合而以鏃交於弦則弦矢不中矩故曰側持楊大堉云方持者並持也側持者獨持也兼弦矢而並持之曰方持此解挾之義下記云凡持矢於二指之閒橫之橫之別爲一義賈疏引橫之以釋方持非是

鄭元云凡挾矢於二指之閒橫之二指謂左右手之弟二指此以食指將指挾之敖繼公云矢寘挾以食指將

指多則以餘指分挾之凡挾矢有挾一矢者有挾四矢
矢者以周案不曰指閒而曰二指之閒是或多或寡皆
挾於食指將指之閒也敖說失之

三耦拾取矢上射坐橫弓卻手自弓下取一个下射坐
橫弓覆手自弓上取一个鄭元云橫弓者南踣弓也上
射卻手由弓下取矢者以左手在弓表（弓表謂弓背）右手從
裏取之便也下射覆手由弓上取矢者以左手在弓裏
右手從表取之亦便朱熹云東向覆手南踣弓則弣向
身西向卻手南踣弓則弣向外敖繼公云上射覆手橫
弓以上端向下射敬之也下射卻手橫之亦以上端向

上射也人北向弓東西向於人於弓皆爲橫也弓上弣
弣之上也凡覆手卻手而橫弓其弣皆向身與盛世佐
云橫弓注云南踣弓是也蓋東西向者以南北爲橫弓
下弓弣之下也東面坐而南踣弓則執弓之手必覆覆
者手在弓背之上而弣向下也左手覆弓上執之而仰
右手自弓下取矢兩手相對爲便也經言右手之卻則
左手之覆可知言右手自弓下則左手在弓上可知此
立言之法也下射橫弓亦南踣弓西面坐而南踣弓則
執弓之手自仰矣仰手執弓者手在弓下而弣向上也
執弓之手既仰則取矢之手不㝵不覆朱子弣向身向

外之說今不從者葢以卻手與覆手相對卻手取矢則
執弓之勢必覆覆手取矢則執弓之手必卻若謂上射
橫弓之法手在弓表而弣向身是左手未全覆也謂下
射橫弓之法手在弓裏而弣向外是左手未全卻也與
經覆卻相對之意未合敖說弣皆向身亦非吳廷華云
東面橫弓西踣弓西面橫弓東踣弓弓上下者橋橫矢
直北括而南鏃括有羽羽末向括取矢者執鏃則羽順
出於當而無損執括則逆矣東面者右手當鏃僂於弓
下取之仰手者以手在矢下也西面者右手羽不可執
故必從弓上向左執鏃順羽而出之矢在手下故手覆

也以周案敎說人北向弓東西向誤上經云上射東面下射西面此拾取矢不言面仍東西面也褚氏云惟東西面故左手踣弓有卻手覆手之異鄭右手取矢亦有弓上弓下之不同若同北面則其儀不異矣褚說甚明吳氏謂東面橫弓西踣西面橫弓東踣仍沿敖誤取矢以鏃亦嫌穿鑿經云弟子取矢坐委于楅北括此委矢之法也鄭注云司馬左右撫矢而乘之分委於當此撫矢之法也拾取矢在撫矢之後矢人韋當有何南鏃北括之可言鄭盛二說爲長

韋協夢云橫弓之說以敖爲長大射禮云且左還毋周

反面揖若橫弓時東西面則上射左還南面折而右還乃北面下射左還北面折而右還乃南面㫝尋相鄉而揖以周案大射之反面揖卽鄉射之反位東面揖謂反東西面之位而揖非還卽揖也韋說誤

鄭元云鄉射兼東大夫矢優之是以不拾也言大夫之矢則矢有題識敖繼公云鄉師職黨共射器州共賓器然則古之射於學宮者其射器亦皆公家共之與此大夫之矢未必大夫所自有也但於眾矢之中取乘矢而東之盛世佐云敖說是東以茅者大夫之禮宜然非以其不拾取故也大射儀賓諸公卿大夫之矢皆異東之

以茅而其取之也亦拾則可見矣大射云異束以每人各一束而言也此云秉束以四矢共一束而言也姜氏疑此誤當從大射作異束非以周案秉束以茅為大夫禮盛氏說是歬弟子納射器賓主人大夫眾賓之弓矢各分別設之則弓矢即其於公家當別有題識可知鄭注未可遽議

鄭元云秉束之以茅上握焉謂束於握上則秉取之順羽便也握謂中央也朱熹云束之之處當在中央手握處之下使握在上則去鏃近而去羽遠取之便易也敖繼公云上握謂上於手握之處也矢以鏃為上括為下

下經云両鏃是也盛世佐云上矢鏃也四寸曰握上握焉者謂束之之處太鏃四寸也必於此者恐傷羽以周案鄭注束於握上即敖氏所謂上於手握之處也盛說太鏃四寸是束於握之下與朱子說相近

鄭元云大夫進坐說矢束下耦以將拾取敖繼公云大夫自為耦者並行至楅南即為之其與士為耦者即位而後為之褚寅亮云矢束在楅其說也必亏楅如敖說並行至楅南何以易說束

鄭元云左右撫矢分上下射賈公彥云左右撫矢而乘之謂以右手撫四矢於東以左手撫四矢於西以周案

鄉射司馬左右撫矢而乘之以左右手撫委矢而四四數分之也大射儀司馬師乘之司馬正撫之乘謂數矢撫謂分之韋當或說撫矢爲數矢與乘矢無別誤

鄭元云鄉射衆賓未拾取矢未猶不也衆賓不拾者未射無楅上矢也言此者嫌衆賓三耦同倫初時有射者後乃射有拾取矢禮也敖繼公云未拾取矢謂于堂西取矢不拾也堂西取矢固不拾矣乃言之者以繼三耦之後嫌當如之也其後取矢于楅乃拾故此云未以周絫三耦初射取弓矢於堂西亦云于其耦讓取弓矢拾是堂西取矢固有拾矣經云衆賓未拾取矢謂未拾取

矢亏楅百故鄭云未射無楅上矢張稷若駁鄭注誤凡拾取矢於楅者必其初時旣射後又射乃有此禮鄉射大射於三耦卒射後乃有三耦拾取矢於賓主人大夫眾賓旣射後乃有賓主人大夫眾賓皆拾取矢時三耦拾取矢而眾賓猶未射經云未拾取矢明拾取矢亏楅之通例也

鄭元云大射禮旣拾矢梱之齊等之也古文梱作魁郝敬云梱叩也叩四矢使齊張爾岐云疑當作捆孟子捆屨注捆猶叩椓也叩椓有取齊之義胡承珙云說文無捆字祇當作梱淮南子修務訓梱纂組字仍作梱高注

栝叩椓栝復謂矢擊侯不中激而還復以周案今本說
文有栝無括孟子音義云括丁音闊案許叔重曰括織
也埤蒼曰括儆也从扌从木者誤據孫氏所引似說文
有括字焦氏說所引許郎淮南子注郝張說是古文作魁與魁復字
同魁猶首也見檀弓注矢以鏃銳為首括拔為末羽末
向括取矢之時兼諸弣與順羽既拾取矢則首之而挾
諸弣指將指之閒弓上下文義倍順魁復之魁亦訓為
首樹侯之法旁植兩木以維侯魁者其植之首也中離
維綱謂矢旁出而麗綱之維揚觸魁復謂矢上越則觸
魁而復兩處今文竝作栝古文竝作魁各自為義

鄭元云鄉射記旣拾取矢而后兼誘射之乘矢而取之謂反位已禮成乃要進取之不相因也賈公彥云旣拾取己之乘矢反位訖上射乃要向寿兼取誘射之矢禮以變爲敬故不相因朱熹云上經云後者遂取誘射之矢此注乃云反位禮成乃要進取之似相矛盾疏上射字亦與後者二字不相應當作下耦之下射以周案朱子說是

鄭元云鄉射取誘射之矢以授有司于西方而後反位弟子逆受于東面位之後敖繼公云下射出其東面位之後以乘矢就而授之大射儀以授有司于次中皆襲

反位亦謂就而授之褚寅亮云逆受者卑賤之分也此往則彼逆矣未有傲然竢其至而受者　右執弓取矢

鄭元云左足履物不方足還視侯中俯正足方猶併也志在于射左足至右足還併足則是立也南面視侯之中乃俯視併正其足敖繼公云左足履物履從畫也不方足未暇北面而立也他時凡欲還者必先立故言此以明之還謂右還而南面也既視侯中乃俯視而正足則視侯中之時右足其亦在從畫而少退與正足謂左右各履橫畫之兩端也盛世佐云方足者併足而立也此常法也正足者正其足于物也物一從一橫履之者

亦左足從而右足横如其所畫也今射者之立取象亏丁猶古人畫午之遺意注亏正足方足茫然莫辨而敖氏遂以左右足各履横畫之兩端釋之若然則身正南面而立將何以支左詘右而射乎以周案凡立必方足不方足明射之立法也正足者正之以距隨之法也正足與方足異與合足同方足者左右足相竝如大夫方舟是也合足者以右足隨左距故記謂之距隨下三耦射云還視矦中合足而竢合足文在還視矦中之下與此正足同與方足亦異鄭注方足正足合足不分誤敖說要不足據褚氏反其說亦非

鄭[元]云物長如笴其閒容弓距隨長武物謂射時所立處也長如笴者謂從畫之長短也笴矢榦長三尺與跬相應射者進退之節也閒容弓者上下射相去六尺也距隨者物橫畫也始前足至東頭爲距後足來合而南面爲隨武迹也尺二寸敖繼公云其閒容弓爲從畫言也距隨長武謂先以左足履物之東端乃以右足履其西端而合之故名東端爲距西端爲隨盛世佐云先以左足距從畫之南端而後以右足隨之履其橫畫以周褧舊圖物一從一橫午畫之四方長短適勻竊謂物長三尺其橫畫宜近從畫之北其南當有二尺四寸後人

射法取象丁字與古人畫物本不甚異凡北面及物時先以左足履其從畫之端其武已居尺二寸還則左足向南其武又居尺二寸故從畫之南宜有二尺四寸凡履物皆先左足左足履物有始北向還南向之分初不易其從畫之處而右足乃隨左距而履其橫畫故橫畫謂之距隨其長尺二寸適當足之武距字古作歫說文歫止也止下基也象艸木出有阯故以止爲足物長如笴以從畫言其閒容弓以兩物相距言距隨長武以橫畫言裁說盡誤　又案褚氏申鄭注謂向北履物之時左足必履橫畫之距還身正足之時右足必履橫畫之

隨如其說則從畫虛而不履畫物時何必午畫之國策容謂養由基曰我不能教子支左詘右支拒也左手如拒右手曲此射之定法也左手支故左足從右手詘故右足橫惟如此乃可以彎弓亦惟如此上下射乃南向不至大相背吳氏謂古射者亦側立與今同亦非敖繼公云疏數容弓言二物從畫相去廣狹之數也褚寅亮云指二物橫畫兩端中間空地言容六尺則司馬往來不礙矣以周案從褚說如以縱畫言似太偪賈公彥云度尺而午卽鄉射記從如笴三尺橫如武尺二寸是也王引之云度尺者其度一尺也度尺而午者

從度一尺橫度亦一尺也大射爲諸侯禮故不與鄉射同考工記玉人之事璧羨度尺鄭彼注云其袤一尺是度尺爲一尺之明證大射之物與鄉射異度猶大射之乏與鄉射異度也以周案物以正足必大亏武武尺二寸則畫物何㝵度以一尺右設物

敖繼公云當楅北面指者當楅南則折而北行故北面指也及楅指者爲上下射將折而西東也姜兆錫云及楅指不言北者下賓主人及楅揖注所謂當楅之東西主西面賓東面相揖也㪅後互推之可見盛世佐云及楅揖謂及楅之東西而揖也下云上射東面下射西面

卽謂此揖之時經文句法倒互敖說非以周案堂下當楅及楅等揖與堂上當物及物揖同上云當物北面揖及物揖此云當楅北面揖及楅揖物楅之及並不云面承上北面之文也及物之揖必非東西面及楅之揖可知矣又拾取矢後三揖與拾取矢等三揖亦相對下云左還南面揖對此及楅揖還而南面揖進而及楅宜北面揖下文云上射東面下射西面爲上下射拾取矢立文非句法倒下又云上射揖進乃東西面揖如姜盛說及物揖爲東西揖與下上射進坐之揖亦嫌複

鄭元云賓主人階等揖及楅揖拾取矢如三耦及楅當

楅東西也主人西面賓東面相揖拾取矢不北面揖由便也卒北面搢三挾一个亦於三耦爲之位巳揖左還各由其塗反位敖繼公云階靑南面揖及楅亦南面揖也卒北面搢三挾一个是猶未離其位也此儀異于三耦者蓋退于北與退于南者不同也以周案三耦在楅之西南故有當楅及楅二揖賓主人在堂之東西由階靑至楅故云階靑揖及楅揖階靑及楅二揖皆當爲南面揖經文于如三耦下又云卒北面搢三挾一个明拾取矢後與三耦之位異此以敖說爲長揖皆左還與三耦同鄭注是或說賓右還主人左還非

凌廷堪云凡拾取矢再四揖曰耦進揖曰當楅北面揖曰及楅揖曰上射進坐揖凡拾取矢上下射各四揖若兼取矢則上下射各一揖凡拾取矢後四揖曰既拾取矢揖曰左還揖曰北面搢三挾一个揖曰既退與進者相左揖以周案經文上射東面下射西面上射揖進坐橫弓卻手自弓下取一个兼諸弣順羽且興執弦而左還此為弟一次取矢之法云上射揖進坐是弟一次取矢有揖也又云退反位東面揖此為弟二次取矢張本反位即反東西面之位揖即上射揖進之揖是弟二次取矢有揖也取弟三弟四矢經雖無文皆先揖而後取

可推而知也又云既拾取乘矢揖皆左還揖謂揖亏楅皆左還即上執弓而左還之位是拾取四矢畢又揖之以終其事也拾取四矢皆先以揖是爲四揖既拾取四矢又終以揖是爲五揖注家以退反位東面揖爲揖弟一次取矢既拾取乘矢揖爲揖還皆誤以例言之拾取矢之前凡三揖耦進揖當楅北面揖及楅揖拾取矢之時凡五揖將拾取乘矢各一揖既拾取乘矢又一揖拾取矢之後凡三揖南面揖對進時及楅揖當楅南北面揖對進時當楅揖與進者相左揖對耦進揖大射禮既拾取矢兼揖左還北面下有二揖略異　又案經亏上

射言揖進下射不言揖揖可知也淩氏謂進坐獨上射揖下射不揖尤謬右揖沿

鄭元云當楅楅正南之東西楅南鄉當楅之位敖繼公云適楅南鄉及楅之位以周案楅南有䢵䢵北之地卽謂之楅當楅在䢵南之東西當楅南渾言當楅之南故鄉射禮曰司馬進當楅南明其進正當楅南其地葢在䢵北為䢵非射節故仍以當楅名之鄭注以楅南卽當楅本是敖說非

鄭元云鄉射旣拾取矢皆左還上射亏右上射轉居右便亏反位也下射左還少南行乃西面敖繼公云上射

固居右矣復言之者嫌或當如卒射而退轉居左也以
周案經既上北面搢挾言北面時上射在左下射在右
至時再左還而上射弓右言此者明與大射有別耳
鄭[元]云大射既拾取矢以耦左還上射弓左上射轉居
左便弓反位也敖繼公云弓左當作弓右以周案鄉射
位在西而上射又居下射之北故反位以弓右為便大
射次在東而上射次中之位亦居下射之北故反位以
弓左為便西行以北為右東行以北為左敖說殊誤上
文三耦卒射降亦云上射弓左與此文同
鄭[元]云鄉射三耦拾取矢上射左還退反位東面揖不

言毋周枉陀非君周可也大射左還反其位毋周右還
而反東面也君枉陀還周則下射將背之朱熹云燕禮
司正右還疏云以右手向外者以質觶處爲內也此三
耦左還疏云以左手向外者以所立處爲內也大射云
毋周者旣以左手向外繞其所立之處及至將帀之時
乃復以右手向外而轉身也此注云周可也則以左手
向外繞其立處以至亏帀乃不復以右手向外而卽傻
轉身也燕禮則右還而未至亏帀故不言周與不周敖
繼公云左還者以左體向右而還也大射禮先左還而
後右還是毋周也毋周以相變爲容以周案鄭注鄉射

下射左還云少南行乃西面注奠禮南面坐奠觶右還云將適觶南先西面注士喪禮拜賓旁三右還入門云先西面拜乃南面拜東面拜內位主人右還拜之如外位則右還者自西而南而東逆行也左還者自南而西而北順行也敖氏說左右還與鄭相反未是張皋文禮圖從鄭閔又從敖不一律

鄭元云大射秉挾乘矢皆內還內還者上射左下射右不皆右還亦以君在阼嫌下射故左還而背之也上以陽爲內下以陰爲內因其宜可也敖繼公云上射左還下射右還皆向內故總以內言之皆內還者由便也以

周案此當以敖說爲長內還者向堂而還卽所謂以君在阼是也鄭以下陰上陽爲內難通張皐文以𦓤北楅南爲內亦無義據凡拾取乘矢上下射皆左還順行由便既拾取矢梱之兼挾必皆北面向堂而還與下北面搢三挾一个同皆敬君也敖說內還由便則誤

鄭元云司馬出下射之南還其後圍下射者明爲二人命大夫賈公彥云司馬命大夫訖乃圍下射之後繞下射之東南行而適西階是升下射圍繞之也褚寅亮云經先言出于下射之南則是由物閒而出從下射南向東行也繼云還其後則是過下物折向北又折向西而

還下射之後也疏似倒釋經文以周案圍下射而降司馬司射之通例宜然不必爲二人命大侯下文司射命取矢之時上下射皆不在亦圍左物之南還其後而降矣圍之之沿禇說爲明

鄭元云司馬升命大侯如初還右乃降還右還君之右也猶出下射之南還其後也今文曰右還賈公彥云若右還則右還亏上射不㝵還君故不從也敖繼公云還右謂圍右物也旣命大侯則圍右物之南適其右乃降來由物北大適物右是還之也不還左物者以君將爲下射也以周案禇氏申鄭以爲右還者我自右而還還

右者還人之右也鄭從古文作還右謂司馬從下物之右南出而東又繞其後而適西階也故云猶出下射之南還其後𢽳說非 右還

鄉射禮司馬降自西階反由司射之南適堂西釋弓襲反位立于司射之南司射進與司馬交于階前相左由堂下西階之東北面視上射賈公彥云司馬由北而西行司射由南而東行各以左相迎故曰相左也司射既不升堂不辱云司射向北司馬向南而相左也張惠言云司射雖不升堂由中庭適階前向北司馬降階向南司射在東相偝其適西階東司馬自堂西來南行反位

由西相亦僾以周案相左據賈疏在司馬適堂西一西行一東行之時據張說在司馬由堂西反一南行一北行之時皆兩相右非兩相左也且鄉射大射之言相左者皆交于階前賈疏謂左于其位南未合司射進與司馬交于階前立在司馬由司射之南適堂西時上下文竝以司馬司射互言以明相左之交在此張說左于反堂西後亦未是凡言交相左者兩相左也兩相左者以右尊人也時司馬之反由司射之左司射之進亦由司馬之左惟其各居左也故司馬之適堂西必由司射之南降由司射之南適堂西與上降出于其位南適堂西

文別然云由司射南適堂西則出于其位南亦可知也張氏謂相左由便最謬欲由便可由西階遂適堂西又何必由司射之南邪

大射禮媵觶者升自西階序進酌散交于楹北皆致則媵觶者洗象觶升實之序進坐奠于薦南北上鄭元云序次弟也猶代也先者既酌右還而反與後酌者交于西楹北相左娭于西階上乃降往來以右為上又云既酌而代進往來由尊北交于東楹北亦相左賈公彥說西楹北之相左後者南相東向先者北相西鄉東楹北之相左先者楹北北畔過後者楹北南畔過以周案相

左者兩相左也兩相左者以右處人尊之也故注釋相左之義云往來以右爲上此相左之通例也凡相左者必左還相右者必右還注既曰相左宜曰左還右還當依葓禮注作左還說詳葓禮門賈疏謂後南先北是其所見本已誤也如其說與大射三耦拾取矢之相左斷不可通張皋文圖沿其誤

鄭元云鄉射拾取乘矢與進者相左皆由進者之北以周案大射賸觶注釋相左之義云往來以右爲上明往來兩相左各以其右尊人也大射拾取乘矢之相左謂進者與退者兩相左與通例合此以由北爲相左與大

射佗異解竊謂三耦之相左當在階旁不當求之于次旁大射三耦之次西面鄉射東面面位不同左右相反合于此必不能合于彼也攷鄉射大射經文言相左者皆在階旁如司射進與司馬交于階旁相左與升射者相左交于階旁進與司射交于階旁相左則三耦之相左亦在階旁可知也何以言之鄉射拾取矢云當福指謂上下射正當福處左右分指也既拾取矢云南面指皆少進當福南北面指謂南面指後左右分行又少進正當福南左還指也既皆左還上射于右謂向西行時既上下射直階旁南行次耦亦進拾取矢與上耦相交

退者在東進者在西所謂兩相左者此也既又還而退經不言還交不具大射禮云退者與進者相左相揖還退可互證也大射取矢悉同鄉射所異者鄉射上射弓右大射上射弓左鄉射相交直西階脊之路大射相交直阼階脊之路百鄭釋左還相左之義皆精密無可易惟此注以三耦之相左在既還向次之後於大射可通於鄉射斷不能合賈疏乃求合弓鄉射遂以相左爲各以左相迎張皋文沿其說又不顧大射三耦之相左各以右相迎而相左之通例由是全紊矣

鄭元云大射禮揖以耦左還上射弓左言以者耦之事

成弓此意相人耦也上射少北乃東面以周案此大射之異弓鄉射者也鄉射燕以耦左還事爲上射本居右也上射於右不過以別大射言之旨春秋傳曰能左右之曰以以之者上射也適楅南北面時下射在左於此以耦左還使之居右而上射弓左遂𦘕與南行與進者相左於阼階耑之堂涂尙未東面也過此乃還東面而退故經弓相左相揖後又曰還退鄭注以以耦左還爲還東面則下還退之還反屬贅文而相左之例亦因以不通於鄉射矣張臯文圖於相左左還內還諸文畢有合處右相左

受業江陰馮銘

子　家辰　仝校

射禮通故三

禮書弟二十五

定海黃以周述

敖繼公云司正中庭北面坐奠觶其陛階南北之中與蒞射時司正爲司馬至誘射之後方易位於司射之南則此位必不在階閒如鄉飲酒司正之位也朱大韶云經凡言中庭無有偏指一階者且司正爲司馬易位於司射之南乃在西階南三耦之北其未爲司馬之南經但言階閒言中庭不言陛階南將射司正爲司馬司馬適堂南北面立於所設楅之南命弟子設楅乃設楅於中庭此正其處也射畢反爲司正退復觶南而立此

卽階閒中庭記云司馬階前命張侯遂命倚旌又云命負侯者由其位敖云階前卽觶南之處此云階前下云由其位文互見也案階前者西階前也以弟子及獲者皆在西方故司馬於西階前西面命之至負侯之命則仍自階閒中庭觶南也故疏云司馬自在己位遙命之是也若在阼階前則離西方太遠況張侯倚旌之命其節次在司射降自西階階前西面命納射器下則其在西階前又可知乃移西階之前以就其阼階之說云此與前二命皆不離其位則記文於前二命何以云階前於命負侯何以云由其位敖氏以爲觶在阼階中庭遂

一誤而無不誤以周案鄉飲鄉射司正北面辯觶爲臣禮燕大射南面辯觶屬君禮而辯觶皆在中庭階間鄉飲云階間此及燕大射云中庭中庭卽階間階間爲東西之中中庭爲南北之中朱駁敖說甚當

鄭元云司射先反位言先三耦及衆賓也旣命之卽反位不俟之也遂不言先三耦未有拾取矢位無所先張爾岐云初三耦在司射西南及司馬立司射之南三耦拾取矢移位於司馬之西南是拾取矢時射位始定故注云未有拾取矢位無所先也以周案經於三耦取弓矢節云司射先立弓所設中之西南飲不勝節云司射

先反位司射又請射命耦節云司射先反位命三耦拾取矢節云司射反位不言先文省鄭注非

夌廷堪云凡射者之事統於司射如請射比耦誘射佁射命射告卒射皆司射事而納射器拾取矢亦司射命之也凡獲者之事統於司馬如乘矢獻獲者皆司馬事而張侯獲者倚旌負侯去侯及取矢設楅退楅說侯綱退旌亦司馬命之也凡釋獲者之事亦統於司射如視算獻釋獲者皆司射之事而設中設豐歠不勝者退中亦司射命之也鄉射大射二篇司射司馬迭為進退學者幾於心目俱眩今比其例而觀之井然有條以凥案

鄉射大射二篇司射司馬迭為進退而其位皆在西階下司射在司馬之北司馬在其南其所主之事卽以此而分樞以北之事屬諸司射樞以南之事屬諸司馬如請射誘射告卒射在堂上比耦在堂西皆司射事退而佗升射佗升歓於射耦命射於堂下命樂正樂賓於堂下賓亦堂上事也故皆屬諸司射堂下南方侯樞諸事皆司馬事升而命去侯命取矢於堂上賓亦堂下事也故皆行諸司馬弟子納射器設豐在堂上故司射命之弟子之張侯設樞脫侯綱退樞在堂南故司[illegible][illegible]之視算為司射事故獻釋獲者於司射位之北令司射主之

而釋獲者之設中退中亦司射命之乘矢爲司馬事故獻獲者於司馬佐之南令司馬主之而獲者之倚旌負侯去侯取矢退旌亦司馬命之射禮雖云蘇縟而微文瑣節各有條理如此凌氏釋例尙屬混幪右司馬司射職掌

賈公彥云天子大射賓射六耦三侯畿內諸侯四耦二侯畿外諸侯三耦三侯若燕射則天子諸侯同三耦一侯而已卿大夫士例同一侯三耦孔穎達云賓射對鄰國之君尊故四耦大射與己之臣子卑故降之盛世佐云周禮以四耦射二侯內諸侯之賓射也大射禮以三耦射三侯外諸侯之大射也其賓射亦當用四耦左傳

范獻子來聘公享之射者三耦葢與他國之臣射故爾

疏誤以周案外諸侯大射三耦三侯見禮經賓射三耦見左傳三射耦數皆同孔疏諸侯賓射四耦賈疏天子燕射三耦皆非

鄭[元]云大射比三耦不言面者大夫在門右北面士西方東面敖繼公云三耦皆士也張惠言云時大夫皆升就席門右安得有大夫此三耦皆士目遂者繼事之辭明西面不改也以周案鄉射大射於三耦之外又有大夫之耦則三耦燕大夫時大夫皆升就席經不言大夫降則三耦爲士明矣鄉射三耦用弟子大射三耦用士

故司射先為之誘射有教之之意張皋文駁鄭注誠是云西面比亦非經云遂比三耦目下事也下三耦俟于次北西面北上此卽比三耦之面佐俟者俟比也三耦西面司射當東面比之

吳廷薌云鄉射三耦為習射之弟子大射三耦儀節佐次與鄉射等或初試為士者使習射於此變之與射人六耦四耦各異也據傳不能備三耦本指正射者言則射人所謂六耦四耦者正射者也大射鄉射所謂三耦者習射者也以周案三射之三耦皆命士也賓享范獻子射者三耦公臣不足取諸家臣而傳所列公臣之人

皆公士也則三耦爲命士蓋明鄉射大射三耦與周官左傳所言皆爲正耦凡射以初射耦之衆寡分尊卑故三耦俟在諸公卿大夫上大射三耦西面俟在公卿之北經云西面北上吳說紕繆

鄭元云大射大夫與大夫士御亏大夫因告遂三耦於君敖繼公云此以在堂上者爲耦之法告公也此大夫亦兼諸公卿而言不言士與士者略賤也以周案射有三耦又有大夫之耦三耦皆射大夫容有不與射者故先以告公鄉射禮亦同但彼臣禮略告之於比耦時此君禮詳故預告之爲異也鄭注因此文在比三耦前遂

以為告遂三耦而三耦因有大夫非經文大夫與大夫指堂上之耦言士御于大夫指堂下之耦言士堂上耦在下比眾耦有士與大夫為耦之文則此云士御于大夫明指眾耦言下比三耦而不箸大夫降文容大夫亦有在堂下者非專言堂上為耦之法敖說亦非吳氏疑義謂此節當在下文第二次射比耦中要不足信

鄭元云賓主人大夫若皆與射言若者或射或否在時欲耳敖繼公云賓與主人或有一人不欲射則闕此一耦蓋不可與餘人為耦故耳焦以恕云記云眾賓不與射者不降是凡在堂上者或射或否各順其欲初無一

定也義疏云主人以射故而請賓賓以射故而應主人之請必無不與之事而經云若者益不為必然之辭且為大夫及三賓言之耳案此禮為鄉人習射則賓主人及眾賓無妨以不能自謙也以周案下經云眾賓將與射者皆降記云眾賓不與射者不降則此云若皆與射明指眾賓言賓主人斷無不射之理記言不與射亦未嘗及賓主人且上文司射請射賓即許諾明言賓之射矣經文賓主人大夫句若皆與射連下則遂告為義謂眾賓若皆與射於賓主人大夫冉必告其人也故下文直接之曰則遂告賓適阼階上告于主人遂告于大夫

為賓主人大夫尊也於衆賓直云作射不以告故經文上列賓主人大夫五字以起例經文又云主人與賓為耦大夫雖衆皆與士為耦以耦告于大夫曰某御于子明告衆賓與射之時卽以其耦并告之也大射禮於司射初請射之後亦遂告曰大夫與大夫士御于大夫再請射之後亦遂告賓御于公諸公卿則以耦告于上大夫則降卽位而后告與此正同所異者鄉射二事并告之大射則分為二次㝯舊解此經多誤

鄭元云大射衆耦士也以周禮大射比大夫耦卒遂比衆耦大夫耦者大夫之在堂上者也故司射於比耦之

先自西階上北面請降衆耦者大夫之在堂下者亦存焉不獨士也堂上設獎有諸公小卿之席大夫未必盡列於堂其在堂下者雖大夫亦謂之衆耦堂上諸公卿或闕大夫與之耦大夫或闕士與之耦故經敘不勝節有諸公卿大夫之耦不勝特升飲之文比衆耦節有士與大夫爲耦之文

鄭元云衆耦若有士與大夫大夫爲耦則以大夫之耦爲上爲上居羣士之上賈公彥云士旣爲上射恐在大夫之上故云羣士之上以周案大夫之耦謂士爲上爲上射也故下文卽箸命耦之辭鄭意此承上文衆耦立于大

夫之南而言為上謂立在眾耦之上鄭注以眾耦為士
故此云羣士賈疏鄭意未合又鄭注士御于大夫為遂
比三耦此士與大夫為耦為比眾耦同辭異辭固非賈
疏於此而以三耦釋之又混三耦於眾耦尤失鄭意
鄭元云大射若賓諸公卿大夫不勝則不降不執弓耦
不升此耦謂士也諸公卿或闕士為之耦者不升其諸
公卿大夫相為耦者不降席重恥尊也朱大韶云賓字
衍耦不升謂士與大夫為耦者也賓之耦則公也安得
云不升以周案若賓諸公卿大夫不勝二句通辭也耦
不升專指耦之在堂下者言偏辭也諸公卿或闕當與

堂下大夫爲耦不與士耦鄭注失之下文賓諸公卿大夫受觶于席系此不勝句爲文朱氏以賓字爲衍文尤謬

鄭[元]云大射若諸公卿大夫之耦不勝則亦執弛弓特升飲此耦亦謂士也以尊爲耦而又不勝使之獨飲若無倫匹孤賤也敖繼公云比耦之時大夫有與士爲耦者諸公卿無與士爲耦此諸公卿衍文韋協夢云耦亦謂卿與公爲耦大夫與卿爲耦士與大夫爲耦者也注獨指士而言義猶未盡以周案上文諸公卿大夫不勝則不降指在堂上者言也此云諸公卿大夫之耦不勝

特升飲指在堂下者言也堂上諸公卿或闕與堂下大
夫為耦堂上大夫或闕與堂下士為耦鄭意諸公卿闕
亦與士耦非也上文諸公卿大夫不勝則不降旣不降
矣不必言升飲此云特升飲則諸公卿大夫之耦明屬
堂下之大夫士亦不辱如韋氏所說敖說叓謬
金鶚云注疏大夫若與士耦士為上射賓與公耦公為
下射此據鄉射禮而云然也不知鄉射賓興賢能義主
尙賢故主人雖尊必為下射大射非所以興賢當正名
分安辱以士為上射乎鄉射主人為下射不言先發以
三耦上射先發推之知主人後發也大射君乃先發君

為上射明矣君不為下射而大夫不為下射明矣以周
案大射儀耦皆拾取矢節云上射東面下射西面又云
若士與大夫為耦士東面大夫西面則大夫為下射經
有明證矣燕禮記云若與射則為下射樂作而後就物
大射與燕射同則君為下射亦有明證矣金氏之說本
吳氏疑義誤甚

鄭元云小射正作取矢如初小射正司射之佐作取矢
禮殺代之敖繼公云經文小射正作取矢如初此句疑
衍大射惟命拾取矢而不復作與鄉射異以其後經文
證之可見又言此於拾取矢之後似非其次且上無作

取矢之事亦不宜言如初盛世佐云三耦拾取矢言於小射正作取矢之上者以其有袒決遂之事在作取矢再也云小射正作取矢如初則第一番取矢之時固有成禮矣而上經不見之者文闕也敖說誤鄭注亦非淩廷堪云凡大射三耦拾取矢司射命之諸公卿大夫拾取矢小射正作之經云司射命三耦皆袒決遂執弓序出取矢此言司射命三耦拾取矢也又云三耦拾取矢如初此言三耦承司射之命拾取矢也如初如弟一次射之儀也又云小射正作取矢如初此言小射正作諸公卿大夫取矢也如初如司射命三耦之儀也弟一次

射竟但有三耦拾取矢與公卿大夫故不云小射正作
取矢也又云三耦既拾取矢諸公卿大夫皆降如初位
此言諸公卿承小射正之作降階在三耦既拾取矢之
後也經文節次甚明以周案凡射以初射耦之衆寡分
尊卑故三耦射位在諸公卿大夫之上此三耦拾取矢
司射命之諸公卿大夫拾取矢司射之佐作之亦其經
也鄭注禮殺代之甚合經意袁氏推勘經文尤爲詳密
敖盛二說皆誤 右比耦
賈公彥云凡射大射與鄉射各有三位鄉射射與次有堂
西比耦之位又有三耦射位在司射位西南又有拾取

矢及再番射位在司馬之西南是三位大射有次次內
有袒決遂取弓矢之位又有堂東次比耦之位又有射
位并拾取矢之位是亦三位敖繼公盛世佐張惠言諸
說鄉射堂下止有二位三耦拾取矢立於司馬之西南
卽是再番射位時司馬已就位故經叓以司馬為節近
故爾貢疏非韋協夢胡肇昕諸說鄉射二位較大射少
一位大射有次也以周棻鄉射大射皆止有二位鄉射
比三耦在堂西位其初射再射及拾取矢皆在司馬西
南之位經於初射云司射西南為此時司馬未定位故
以司射為節及司馬命去矦之後立於司射之南其位

已定故經於再射即舉司馬爲文司馬西南即司射西南是鄉射止有二射位也大射比三耦在次北位其初射再射及次比耦拾取矢皆在㫐比三耦位之南其射位設於次次外無別有位故三耦及諸公卿大夫之射也皆曰取弓矢于次出射其卒射也皆曰適次襲反位拾取矢亦同凡袒襲在次之隱處不于其位位者上下射所立在次之顯處是大射亦止有二位也

敖繼公云卒射適次釋弓說決拾襲反位位次中之位也亦西面北上下凡言三耦之位皆放此郝敬云反次北西面北上之位盛世佐從敖褚寅亮張惠言從郝以

周案鄉射大射有比耦之位又有射位大射比三耦於次北猶鄉射比三耦在堂西也初射再三射及拾取矢皆在次猶鄉射司馬西南之射位也凡有事於適次入次之後經皆云出或云進三耦之射也曰取弓矢於次出次指進其卒射也曰降適次釋弓說決拾襲反位其命拾取矢也曰遂命三耦各與其耦拾取矢皆袒決遂一耦出不曰適次袒決遂爲襲反位後未出次也其既拾取矢也曰退釋弓矢說決拾襲反位其再比三耦也曰命三耦皆袒決遂序出取矢云序出者爲襲反位後未出次也諸經云襲反位文在適次之下未指進序出

之壽則三耦射位卽在次中也注疏家釋反位爲反次北比耦之位失之郝氏沿譌

鄭元云大夫從之降適次立弓三耦之南西面北上適次由次壽而北西面立賈公彥云上司射適次謂入次中此因過次爲適次非入次也敖繼公云適次亦謂進而至於次也焦以恕胡肇昕諸說以經文證之納射器節云總眾弓矢楅皆適次而俟有司亦在次內則一次之所容不爲小矣於是一切袒決遂執弓者釋弓矢說決拾襲者皆入次中隱處爲之次猶今更衣處若合諸公卿大夫士盡改其位於次中恐不足以容焉凡禮之

變必有所為位在次外整齊畫一而必於次中更變者其意云何敖之所說不足據也以周案此再射比大夫耦云大夫從之降適次立於三耦之南明大夫比耦之位在次外猶三耦比耦之位在次北也敖氏以次中之位釋之誤經中言適次固不必定是入但既云適次亦必立於次歬斷非過次歬而北過次歬而北經當云適次北鄭注以三耦比耦在次北為例似亦過泥再拾取矢節諸公卿大夫皆降如初位與耦入于次皆袒決遂執弓云如初位如初比耦之位也云入于次還入次就射位也如注疏說入次袒決遂執弓又出反次外西面

位則經文如初位當在袒執弓之下不當在入次再矣如敖氏說旣云如初位何以復云入於次乎胥失之矣

又案大射有三耦之次有諸公卿大夫之次皆於射位設之非改位於次中焦說非也經云遂命三耦取弓矢于次又云遂命三耦各與其耦拾取矢一耦出西面揖鄭注云三耦同入次其出也一一是三耦同一次也又云三耦卒射諸公卿則適次繼三耦以南又云三耦旣拾取矢諸公卿大夫與耦入于次是諸公卿大夫同一次也繼者不屬之詞鄉飲禮衆賓之席不屬鄉射云衆賓之席繼而西繼卽不屬此次繼三耦以南謂於三耦

之外別為一次也經云總眾弓矢楅皆適次而俟謂以三耦之弓矢入於三耦之次諸公卿大夫之弓矢入於諸公卿大夫之次故云皆司射司馬正亦當有次司馬正於命去侯命取矢並云適次襲反位是司馬正有次之證司射誘射亦有入次出次之文其云司射適次作上耦射司射反位上耦出次此謂適三耦之次即鄉射所謂當上耦西面作上耦射此當東面作之時上耦已將出次司射東面當其次作之與下東面於大夫之西比耦同以鄉射三耦在司馬西南側之其次當在三耦之西北經云反位亦謂反次中之位如果次位異處經

當云出或云進司馬正命公矦也曰適次韣反位其將
命取矢也曰司馬正袒決遂執弓出反位之文在適次
之下未出之前則其位亦在次中也適次反位之後有
事於射經皆云出云進其不言適次出進而但云反位
者蓋文省也抑亦西方之位與 右位次

凌廷堪云凡有事於射則袒無事於射則襲以周案凌
說非也鄭注司馬命取矢加楅還襲云凡有事升堂皆
袒賈疏云司馬堂下雖有事亦不袒若司射不問堂上
堂下有事即袒此說亦未盡是以例言之凡有事於射
耦不論堂上堂下皆袒有事於有司堂上袒堂下襲凡

袒以示武如鄉射禮司射請射三耦將射三耦拾取矢衆賓將射賓主人大夫將射賓主人拾取矢大夫就其耦兼取矢司射命畝不勝者皆袒大射禮司射請射三耦射三耦拾取矢君與賓射諸公卿將射三耦及諸公卿大夫衆射者拾取矢皆袒此有事於射耦者不論堂上堂下皆袒也鄉射司馬命獲者執旌負侯大射司馬正同此有事於有司以升堂命之亦袒而鄉射司馬命獲者之負侯退旌在堂下皆不言袒與堂上命負侯取矢與大射亦同是堂下襲也又勝者袒謂能射事不勝者襲謂無能射是袒以示武也

敖繼公云司射太扑襲升請以樂樂于賓司射惟太扑耳其決遂執弓自若也似不宜襲葢衍文盛世佐云襲字非衍葢射武事也故請射則袒樂文事也故請樂則襲言襲則其說決拾可知矣不釋弓矢者射未畢也以周案凡袒以示武司射有事於射耦堂上堂下皆袒至此以樂節射爲尙文事故變其例而襲升下云司射猶袒決遂云猶者明此請樂之襲特變例也 右袒襲

周官射人王以六耦射三侯三獲三容樂以騶虞九節五正諸侯以四耦射二侯二獲二容樂以貍首七節三正孤卿大夫以三耦射一侯一獲一容樂以采蘋五節

二正士以三耦射豻侯一獲一容樂以采蘩五節二正

鄭元云五正中朱次白次蒼次黃元居外三正損元黃

二正去白蒼而畫以朱綠以周案鄭注以正爲正鵠之

正則五正三正二正文竝與上三侯二侯一侯相次不

應繫弓樂節之下爲儒多議之者矣然五正三正二正

之訓終無確解一說二正竝當作一正凡樂四節以盡

乘矢其餘以聽天子九節五節先以聽故曰五正諸侯

七節三節先以聽故曰三正孤卿大夫士五節一節先

以聽故曰一正一說正卽經所云正歌備之正鄉射未

射爲合樂二南及射而奏騶虞此大夫士之二正也大

射未射有工歌鹿鳴管新宮及君射而奏貍首此諸侯
之三正也天子五正燕見文蓋升歌一正笙入二正閒
歌三正合樂四正及王射而奏騶虞是謂五正射義引
逸詩曾孫侯氏四正具舉即據升歌笙入閒歌合樂四
者爲言鄭注此亦誤言樂之正歌已備可行射事後又以樂
志射叜有一正此天子之五正也九節七節五節爲天
子以下射節短長之差五正三正二正乃天子以下用
樂隆殺之等兩說皆有未安姑存之以俟攷

鄭元云鄉射之鼓五節歌五終所以將八矢一節之閒
當拾發四節四拾其一節先以聽也敖繼公云鄉射之

歌五終而鼓五節其三節先以聽而二節之閒拾發乘矢焉射人職所謂五節二正是也王之大射九節五正諸侯七節三正卿大夫與士同以周案射人職云王以騶虞九節諸侯以貍首七節卿大夫以采蘋五節士以采蘩五節其樂節有不同而四節以盡乘矢則無異賈疏云王九節五節先以聽諸侯七節三節先以聽大夫士五節一節先以聽皆四節拾將乘矢是也凡弟三次射貿節比樂故命射者曰不鼓不釋而鄉射之鼓五節一節先以聽其四節所以將四矢下射拾發故鄭云將八矢拾發之時鼓節一閒卽投壺禮所謂鼓半台之爲

一節故命太師曰奏騶虞間若一奏謂奏鼓奏鼓有間爲發矢之拾也間而若一故鼓五節應歌五終賈疏間若一誤詳見樂門楊氏正義沿襲賈疏注八矢作入矢要誤

敖繼公云記君樂作而后就物先言樂而後見君之射儀則是君之燕射於再射卽用樂行之亦變於大射也投壺之禮因飲酒而爲之於其再投卽用樂此意其類之乎鄉射三射乃用樂行之方苞云記於鄉射附載君射之儀卽謂大射之禮三射樂作君乃就物自燕禮附載燕射語亦甚略然曰如鄉射之禮則亦至三射然後

用樂何所據而知再射即以樂行乎以周案方駁敖說是

石渠議云鄉射請射告主人樂不告者何也戴聖曰請射告主人者賓主俱當射也夫樂主所以樂賓也故不告於主人也以周案鄉射請射請樂俱告於賓不告主人經有明文大射請射請樂乃告於公至獻酢後之用樂例不告賓主人鄉飲鄉射燕禮大射皆同亦不必致疑石渠此議殊疏舛也

石渠議云黃門侍郎臨奏（通典云臨失姓）經曰鄉射合樂大射不何也戴聖曰鄉射臣而合樂者質也大射人君之禮

儀多故不合樂也聞人通漢曰鄉射合樂人禮也所以合和百姓也大射不合樂者諸侯之禮也韋元成曰鄉人本無樂故合樂歲時所以合和百姓以同其意也至諸侯當有樂傳曰諸侯不釋縣明君臣朝廷固當有之矣不必須合樂而後射故不云合樂也時公卿以韋議爲是以周案鄉飲酒禮作樂四節有歌有笙有閒有合樂大射歌鹿鳴三終管新宮三終略用其二鄉射合樂周南關雎葛覃卷耳召南鵲巢采蘩采蘋全用其一不全用四節者鄭注云志在射略於樂也不略合樂者周南召南之風鄉樂也不可略其正也大射不用鄉樂主

於講道故歌鹿鳴三終韋元成所議亦非也黃門侍郎
臨爲梁邛賀之子見漢儒林傳　右樂
賈公彦云鄉射臣禮威儀省司馬初命公矦時獲者許
諾聲不絕以至於乏再番三番命公矦直許諾無不絕
聲故不言如初大射君威儀多故弟二番與寿同獲者
亦宮商趨之故言如初第三番禮殺復不以宮商直許
諾又不㝷言如初敖繼公云命公矦不言如初者可知
也以周案從賈疏
鄭元云如右勝告曰右賢于左若干純若干奇賈公彦
云若干者數不定之辭凡數法一一已上㝷𠋣若干奇

則一也一外無若干鄭亦言若干者因純有若干而衍字也以周案鄭意筭之成雙者曰若干純其有單數則曰若干奇假如七筭曰七奇九筭曰九奇不復以純數計也然玩經文兮釋筭先敘二筭爲純曰一純曰十純曰餘純而後及一筭爲奇是釋筭以純數計若有奇者并及其奇也此告獲則云以純數告若有奇者亦曰奇投壺禮亦曰某賢兮某若干純奇則曰奇是告獲亦以純數計其純數後有奇者則曰有奇假如七筭曰三純有奇九筭曰四純有奇故純曰若干純奇則直曰奇而已無若干之可言也賈疏未窺鄭意而謂奇不㝵偁若

干寶合經義　右告獲

鄭元云鄉射禮司馬獻獲者薦脯醢設折俎俎與薦皆三祭為其將祭侯也祭侯三處吳廷華云祭祭食也經明言獻服不其祭酒祭薦祭俎皆獻禮注以此經祭字為祭侯周禮注亦以此為說據夏官射人祭侯則為位則祭侯固有其禮但不可以獻服不即為祭侯據此數及薦俎皆一概專為獲者設耳以周案下經言獲者南面坐祭賈疏云此正祭侯故獲者南面鄉侯是也如止獻獲者何必於侯右个左中三處設祭且祭侯既有其禮經中又何以一未之及吳說本敖難信

鄭[元]云獻獲者其設薦俎西面錯以南爲上爲受爵於
侯薦之於位獲者執爵使人執其薦俎從之爲遵在東
豆在西俎當其北賈公彥云經云東面注云西錯者據
設人而言侯以北面爲正依特牲少牢皆遵在右故知
遵在東豆在西敖繼公云獲者因射侯而得獻故就侯
而祭其薦俎與酒焉示不忘本也下云獲者南面坐祭
薦乃祭俎則是俎在侯北薦在俎北而獲者又在薦北
如常禮矣其設薦之位亦牖西而醢東菹上右也薦俎
不統於侯者此獻主於獲者非爲侯故耳吳廷華云設
薦俎薦在內俎在外注所謂錯謂俎錯出在外則是由

南而北鍇注以為西南鍇失之矣又陳設必因乎其位獲者北面則薦俎當以北面為準北面以東為上注以為南上亦不合以周案下經左个之西北三步東面設薦俎謂贊者東面設之也賈疏謂獲者東面本誤注意葢謂上文薦脯醢設折俎宜於其位與此負矦北面受爵異也故云受爵於矦薦之於位知薦獻異處者下司射獻釋獲者云獻之於其位少南薦脯醢折俎是薦獻皆近於其位也此云獲者負矦北面拜受爵是獻之矦中不於其位與獻釋獲者異而上文薦脯醢設折俎經又不言其處鄭注以釋獲者推之謂亦宜設之於其位

少南獲者之位在矦西北三步鄭知然者射獻服不
氏服不矦西北三步拜受爵下鄭云宰夫有司薦庶子
設折俎是薦俎在矦西北三步也鄉射獲者之薦俎亦
宜同此如敖說此時薦俎亦設矦中與獻同處則獲者
何為不先祭中反令人徹其薦俎先祭右个左个且矦
中去右个甚近經又何以云適敖說多不可通當以鄭
注為正鄭云西面錯以南為上者時送爵者西面則設
薦俎亦西面錯也西面以南為上其薦設與常禮異者
為其暫錯於位本非正禮且宜有變於東面之薦俎也
適右个設薦俎為正祭矦之禮其薦俎宜統於矦亦以

鄭注為正賈氏疏注說多支離吳氏駁之已詳鄭注甚精吳氏亦何為輕駁

鄭元云大射禮大侯服不氏負侯徒一人居乏相代而獲參侯干侯徒負侯居乏不相代敖繼公云負侯授獲者以旌而退三侯皆然則其負侯居乏者之相代亦宜同也盛世佐云負侯者俟在西方獲者俟在乏不相侵也舊說非鄉射以獲者兼負侯臣禮省也以周案經云命參侯負侯者皆許諾授獲者退立于西方獲者興共而俟明負侯與獲者各有專職矣鄭注相代不相代代者更也鄭意大侯負侯與獲者有二人更代而獲參干

則止一人爲之是不相代也代謂迭用二人非謂兼其事敖氏誤會鄭意直以爲代其事斯謬矣

鄭元云司宮又尊于大侯之乏東北兩壺獻酒爲隸僕人巾車糝侯豻侯之獲者獻讀爲沙沙酒濁特泲之必摩沙者也郊特牲曰汁沙涚於醆酒服不之尊旅時而陳於南統於侯皆東面賈公彥云按下文云服不之尊東面南上故云旅時而陳於南敖繼公云此尊旅時而設經蓋因上禮而連言之耳獻酒獻三侯之獲者及巾車隸僕人之酒也於此獨云獻者嫌其爲祭侯且見不它用也盛世佐韋協夢吳廷華等說下經尊侯于服不

之東北卽此尊也時未設而先言之者從其類而備舉之與諸公卿大夫之席未設先言同獻酒之解亦當從敖鬱鬯之酒天子以爲摯諸侯未賜圭瓚不敢爲豈宜以獻隸僕下人卽云祭侯亦非所宜且酌鬱齊以彝不以尊褚寅亮說宜從鄭注祭侯而神之不妨用鬱鬯以周案敖說可從

鄭元云司宮尊侯于服不之東北爲大侯獲者設尊也言尊侯者獲者之功由侯也不於初設之者不敢必君射也君不射則不獻大侯之獲者敖繼公云爲三侯之獲者及隸僕人巾車設尊而言尊侯者以其功皆由侯

也此在大侯之乏東北乃云服不者見此時服不在乏
也不於初設之者因事而獻故其尊亦俟時而設所以
別於正獻者也此所設尊洗之類即篇首之所言者文
有詳略以設與未設而異也以周案射司宮尊于大侯
之乏東北爲參干兩侯獲者而設此尊侯于服不之東
北專爲大侯獲者而設其設兩番後大侯獲者司馬正
獻之參干二侯獲者司馬師獻之亦分兩番敖氏以來
說者皆混合之今從鄭注

鄭元云司馬正獻服不西面拜送爵反位此終言之獻
服不之徒乃反位下文獲者適右个薦俎從之不言服

不言獲者國君大侯服不負侯其徒居乏待獲變其文
容二人也張爾岐云如注言司馬正并獻二人當用二
爵經文明言實一爵于篚安得有二爵乎司馬正所獻
決是服不一人其徒則司馬師獻隸僕巾車後乃獻之
以周祭此據大侯言也經文上言獻服不下言獲者左
執爵右祭薦俎二手祭酒彼此互見容獻服不訖即獻
其徒獲者注義爲長注不謂二人同時并獻何得以無
二爵相難張沿敖說不可從　又案敖說司馬獻服不
既拜送而反位自後則司馬師代之行禮褚氏亦沿其
說又謂下經立卒爵注云不拜既爵司馬正已反位與

此注獻服不之徒乃反佐相抵牾姝不知司馬正所獻之獲者爲大侯之獲者司馬師所獻之獲者爲參干二侯之獲者經注分别甚明不𢑥混合司馬正獻獲者在卒爵俎之後其反位在獲者祭酒之時故立卒爵注云司馬正巳反位褚氏誤以司馬師所獻參干之獲者爲大侯之獲者反疑鄭注抵牾是亦未審矣

鄭氏云獻隸僕人與巾車獲者皆如大侯之禮謂於服不之佐受之功成於大侯也吳廷華云經言如大侯之禮而不獻於大侯可知敖氏云言如大侯則各就其侯獻之其說是也且三侯皆射何𢑥言成功於大侯

鄭元云鄉射禮獲者之俎折脊脅肺臑臑若膞胳觳之折以大夫之餘體敖繼公云臑在肺下非其次且與折文不合葢傳寫者因注首言臑而衍也大射注引此無臑字張爾岐云見科取其一不定有臑則用臑無臑則三者皆可用之惟視大夫之有無多寡取其餘體而已吳廷華云記止言臑則不用膞胳可知葢折不用全體大夫用臑亦折不全用則獲者亦㝵用臑不必易臑為膞以周案張氏說是阮氏校勘記云此與鄉飲酒介俎肫字同意皆以用體無常故立文不定且此文變例臑在肺下其意尤明故鄉飲酒肫字可刪而此經臑字不

可厺又大射注云卿折俎用脊脅膞折肺與此正同明

烝衍字 右薦獻 以上三卷通論

受業昭文孫同康

子 家鑴仝校

射禮通故四

禮書弟二十五

定海黃以周述

鄭元云鄉射州長春秋以禮會民而射于州序之禮謂之鄉者州鄉之屬鄉大夫或在焉不改其禮賈公彥云鄭注禮記云或則鄉之所居州黨而鄉大夫來臨此射禮是為鄉大夫在焉又鄉大夫三季大比興賢者能者訖而以鄉射之禮五物詢眾庶亦行此州長射禮以詢之亦是鄉大夫在焉敖繼公云鄉射者士與其鄉之士大夫會聚于學宮歙酒而習射也郝敬云朝廷之上謂之國邦國之中謂之鄉鄭氏附會周禮以鄉歙酒為鄉

大夫賓興鄉射為州長教民士大夫欲習射輒不可用此禮者何必鄉大夫與州長以周案鄉射本州序習射之事也而鄉大夫詢眾庶亦用此禮故鄭注專舉州長會民言賈疏又賅及鄉大夫賓興事敖郝說誤

鄭元云鄉射升堂揖豫則鉤楹內堂則由楹外豫今本作序誤鄭意豫即榭而非序下明箸之無室可以深也庠之制有堂有室今言豫者謂州學也讀如成周宣榭災之榭周禮作序凡屋無室曰榭宜從榭州立榭者下鄉也今文豫為序序乃夏后氏之學亦非也郝敬云鄭謂鄉飲于庠庠鄉學習射于序序州學庠序學校同地異名耆則為庠射則

為序豈養老一學習射又一學胡肇昕云諸家皆泥州長射于序之文故說多難通不知庠有室序無室此定制也而經于鄉射兼言堂者以禮或有兼行于庠其制與序有異故因序而並及之經文豫言序堂言庠二則字明是分言以周案鄭意豫即釋宮無室之榭鄉庠有堂有室州榭下鄉無室序乃夏后氏之學立于國中謂之東序明亦有室也周官雖有州序之文其實榭故曰宜從榭序亦非諸家申鄭實非鄭意但杜注春秋成周宣榭火亦引爾雅無室曰榭謂屋歇寿以無室為無夾堂之室則榭序可兩通也

鄭元云席賓南面東上不言于戶牖之閒者此射于序
敖繼公云不言戶牖者可知也記云出自東房有東房
西房則中有室以周案鄉大夫射于庠庠有室席賓當
在戶牖閒經不言者容射于序也州長射于序序無室
不得言戶牖閒本記言出自東房為射庠言之也不得

據此為有室之證

鄭元云記大夫與則公士為賓不敢使鄉人加尊于大
夫也公士在官之士鄉賓主用處士賈公彥云鄉射使
處士無爵命者為賓有大夫來不以加尊于大夫故易
太之使公士為賓敖繼公云記言此者恐其或用處士

也鄉歙酒之禮大夫若與其賓介亦當以公士爲之大夫亏一人既舉觶亏賓乃入主人必無臨時易賓之理然則大夫之與此會者乃亦主人請之明矣舊說謂鄉歙鄉射大夫自來觀禮非也以周案鄉射之賓本以處士爲之若邑有大夫主人必先請之請之許諾則以有位之士爲賓無慮其臨時改易此記據州長春秋以禮會民而言也若鄉大夫賓興賢能而行此禮雖大夫與而賓自用處士不易鄉歙之賓介主人謀之先生既經先生審定亦無易理敖說非

鄭元云鄉射主人戒賓主人州長也鄉大夫若在焉則

儞鄉大夫賈公彥云鄉大夫若來臨禮州長戒賓不自儞儞鄉大夫以戒賓也盛世佐云主人謂天子及諸侯之州長也若其詢衆庶則鄉大夫也鄉大夫所居之州雖春秋習射亦鄉大夫爲主人其戒賓也親之不合使州長疏非以周家盛說未合春秋習射州長職也雖有鄉大夫不㝵侵其職戒賓儞鄉大夫可也

賈公彥說記西序之席北上謂衆賓有東面者則北上也公卿大夫多尊東不容則亏尊西賓近亏西則三賓東面北上統亏賓也敖繼公云經言衆賓之席繼而西是未必有西序北上者張惠言云賓佐尸脈𦙄不㝵以

公卿大夫多而移近西當如大射小卿之席在賓之西
衆賓繼而西故有西序席也以周案賈敖二說因誤張
說亦非大射禮小卿大夫在賓西西序爲東序公佐臣
不㝵參也鄉射若公卿大夫多亦當如鄉飲禮席于主
人之北鄭注西序北上之席云衆賓統于賓亦不以爲
有大夫盛氏云序之制狹于庠三賓之席四丈八尺有
非所能容者于是又繼而南其說近是褚氏說賓席不
拘于三亦非堂上三賓定數有餘立堂下
賈公彥云主人戒賓賓出迎謂出序之學門亦如鄉飲
酒出庠門以周案賓出迎謂賓自出己大門非庠門張

皐文有說

鄭元云主人朝服乃速賓射賓輕也戒時元端今郡國行此鄉射禮皮弁服與禮異敖繼公云禮戒速同服此速賓朝服則戒亦朝服可知鄉射而朝服其義與鄉飲同胡肇昕云此經盛氏方氏從注說淩氏韋氏從敖說攷鄉射雖先行鄉飲酒之禮而其禮輕于鄉飲酒鄉飲經文不言何服則戒宿同為一服可知鄉射于速賓特言朝服則戒賓非朝服可知如以鄉射唯宿賓拜賜拜辱言朝服他皆不言者例見于鄉飲故文不具夫鄉飲經文未嘗言朝服也記始言之記在伲經之後不辱云

例見亏鄉歙也鄉歙戒速同朝服鄉射與之同則當亏
戒賓特特言朝服以詳鄉歙之所略不㬎亏速賓始言
朝服令人嫌戒速之相殊也以周案胡說申注甚當
鄭元云賓少進鋻在寿敖繼公云謂少東盛世佐云謂
少北以周案上文云眾賓皆入門左東面北上敖據東
面為說盛據北上為文然此明眾賓隨進之節當以鄭
注為正玆云賓少進明賓進鋻在眾賓寿也下云皆行
明主人以賓三揖至亏階眾賓亦皆行至階西以南當
序之位也參觀歙禮門
鄭元云大夫若有遵者則入門左謂此鄉之人為大夫

者也其士也弓旅乃入鄉大夫士非鄉人禮亦然韋協夢云鄉飲酒記士既旅不入則未旅以前皆可入矣蓋士賤既不得爲遵者必主人請之爲衆賓而後得與其事雖或有故不能與賓同來何必俟旅酬禮行而後入乎胡肇昕云鄉飲酒言遵者有公大夫不言士而記云士既旅不入是士亦遵者也蓋遵者爲觀禮而來不限夫貴賤而行禮之節則有別也此士謂命士與爲衆賓之士不同韋氏誤矣以周案胡申鄭注是

鄭元云賓及衆賓皆降復初位初位門內東面敖繼公云階西以南當序之位張惠言云門左地狹不足容賓

及衆賓門內東面蓋衆賓立者之佐也賓初無佐在介北可也以周案以下文大夫降立于賓南例之敖說爲當

敖繼公云主人席前獻大夫其西北面與盛世佐云凡獻必向所獻者之位獻大夫當東北面以其位在東北也以周案敖說誤

敖繼公云鄉飲酒禮大夫則如介禮有諸公則辭加席委于席端主人不徹無諸公則大夫辭加席主人對不去加席此大夫辭加席主人對不去惟主言無諸公之大夫則是鄉射禮諸公不與其所言遵者大夫之儀亦

無以異於介焉在其爲如賓禮記皆失之以周案鄉歙
鄉射二禮本逕記若有諸公則如賓禮大夫如介禮無
諸公則大夫如賓禮此即鄉歙經所謂遵者之儀主人
迎揖讓升公升如賓禮大夫則如介禮者也賈彼疏云
主人與賓三揖至階時介與衆賓亦隨至西階下此云
揖讓升如賓禮則惟升堂時相讓無庭中揖讓之事由
此言之則遵者入門左有諸公則主人與諸公揖讓升
其大夫則亦於主人與公三揖時隨至西階下至、主人
旣獻諸公畢乃延大夫自如介禮於升階時揖讓無庭
中揖讓事若無諸公則主人以大夫升自阼如賓禮有

庭中指讓事故記云爾敖氏厈記妄甚盛氏集說林氏末義並申記義而盛不及林之密

鄭元云大夫若眾則辯獻長乃酬盛世佐云大夫雖眾然受獻後須一一酬主人徧獻長乃酬唯主人尊賓賤乃可以周案賈疏申鄭已明盛說非

賈公彥云主人坐奠爵于西楹南不奠于篚者為士于旅乃入擬獻士故奠爵于此褚寅亮焦以恕云旅用觶不用爵鄉飲酒奠爵于西楹南繼以獻眾賓獻訖乃降奠于下篚此禮于降奠奠一節文不具爾

鄭元云獻工賓降大夫不降尊也郝敬云獻大師洗爵

主賓皆降不言大夫者有至有不至禮重主賓也盛世佐云大夫若來亦當從主人降以周案經云賓降主人辭降凡辭而終降者有事則著其事無事則著其佐此經亐辭降之後不著其佐與事又不言賓之升是主人辭賓不終降也賓不終降大夫與眾賓亦皆不降不言大夫與眾賓禮重亐賓故略之諸說皆非

鄭元云主人以敵降尊亐能反升就席亦揖讓以賓升眾賓皆升敖繼公云主人卒洗亦與賓揖讓乃升方苞云賓降主人辭降蓋賓以降表意主人辭焉而遂止也三賓則並無欲降之文則反升就席者惟主人自樂以

樂賓故大夫及三賓不言欲降不敢與賓同受禮也葢
賓及三賓之爲大夫而降爲席位逼介于大夫不宜燕
事而相參若主人獻工于西階之上絕不相礙何故又
相牽而辭降讓升費時失事以周恭大夫入賓及衆賓
皆降鄭注謂謙不敢獨居堂是也工入賓降亦卽此意
然主人辭之而賓遂止不降爲工賤于大夫也方氏說
賓降主人辭降因辭卽止實未終降是已其謂大夫入
之從降爲席逼工入地不相礙可以不降亦屬臆言如
其說則賓亦可以不降矣經何以著賓降之文地寬而
賓猶降則大夫入時之降非爲地逼亦明矣此說仍當

從鄭
敖繼公云司射阼階上東北面告于主人東似衍文褚
寅亮云主人之席在階上少東以周案主人面西故阼
階上告必東北面敖褚二說胥失之
鄭元云爲二三子許諾二三子謂衆賓以下賈公彥云
除三耦之外通射者而言故云衆賓以下韋協夢云二
三子謂有司也上文有司請射以周案上文司射告賓
曰弓矢既具有司請射此請行射禮也非專請賓射故
賓對曰爲二三子許諾鄭注訓衆賓以下正通三耦言
賈疏除之非也下初番射畢司射又升請射于賓如初

此請賓自射故直云賓許諾不云二三子二三子指射者言非指有司韋說亦非

敖繼公云賓與大夫之弓倚弓西序下主人云東序東則此序下似脫一西字也以周案敖說是

敖繼公云遷樂工位弓堂下而坐亦蹠席盛世佐云坐必弓席盞井工席亦遷之以周案工坐有席相不坐鄉飲酒工降鄭注降立西階東北面據鄉射爲文而云立似誤工降當坐

鄭元云有司左執弣有司弟子納射者也方苞云經弓弄後弟子皆質言之此別言有司則非弟子明矣

鄭元云司射東面立于三耦之北搢三而挾一个為當誘射也固東面矣復言之者明卻時還張爾岐盛世佐竝駁其說以周案上文司射先立于所設中之西南東面謂司射先三耦而立于此以明射位也三耦皆進又立于司射之西南是司射之位在三耦之東北也此將誘射又立于三耦之北則自東面卻而西行其時有還故注云卻時還還時由東面轉而西面嫌其所立之面亦與前異故經復言東面以明之賈疏鄭意未明張氏遂謂據注疏先立先字非先後之先乃舊先之先盛氏且謂由東北進而立于其北未嘗有退卻回還皆誤駁

鄭

敖繼公云司射當上耦西面作上耦射當上下射之閒作之褚寅亮云經明云當上耦敖說當上下射閒與經違矣作之必正對之而後作獨作上耦則下耦亦隨之而行矣下經司射西階之東北面命上射曰無射獲無獵獲亦專命上射以周案上耦謂三耦之上上射謂一耦之上經文此云當上耦西面作上耦射下云上射下射分別甚明褚氏意上耦即上射亦誤

敖繼公云三耦卒射亦如之三當作二二耦謂次耦下耦以周案鄉射賓耦之外亏大夫耦曰衆耦弟子耦曰

三耦大射賓耦之外云大夫耦曰衆耦士耦曰三耦三
耦卒射亦如之三亦衆辭三耦猶衆耦也不云衆耦者
嫌似大夫耦也三字非誤大射禮可證下拾取矢節亦
云三耦拾取矢亦如之敖氏亦以爲字誤並非大射禮
佔二耦拾取矢係淺人所改
鄭元云大夫與士爲耦士謂衆賓之在下者及羣士來
觀禮者也禮一命以下齒于鄉里敖繼公云士謂衆賓
大夫宜與衆賓長爲耦盛世佐云士謂命士來觀禮者
非衆賓也方苞從敖褚寅亮從鄭以周案以鄭注兼說
爲長

盛世佐云伦衆賓射謂堂上三賓楊大堉云此節爲司射比衆耦嘗兼堂下衆賓言之以周案經云西階上北面伦衆賓射明指堂上三賓若兼堂下衆賓伦之何得云西階上北面楊説誤

朱熹云三耦拾取矢皆袒決遂拾取矢三字疑衍韋協夢云三耦拾取矢題下事也下乃序其事而言之與前一人洗舉觶于賓同王引之云三耦拾取矢五字直貫至下文三耦拾取矢亦如之句非特爲皆袒決遂三句而設也以周案韋王説是

鄭元云奏騶虞閒若一此天子之射節也而用之者方

有樂賢之志取其宜也其他賓客鄉大夫則歌采蘋林喬蔭云記釋之曰歌騶虞若采蘋皆五終蓋鄉射本士禮而自天子至大夫其燕射皆通用之故其歌各隨其人之所宜者用之故經記備陳君大夫之所用以周案天子諸侯燕射之禮不見于經惟燕禮有云若射則大射正爲司射如鄉射之禮林氏據此以爲天子燕射如鄉射禮存參

敖繼公云再射節司馬命去侯以下不蒙如初者可知也褚寅亮云集說勝疏儀省之說弟二弟三番賓主大夫等無不射者不應于此儀省

鄭元云勝者之弟子洗觶升酌降袒執弓反位勝者之弟子其少者也執弓反射位不俟其黨巳酌有事敖繼公云反位反堂西之位此時袒執弓弓禮無當疑衍大射儀無之褚寅亮云勝者之弟子卽射賓中之季少者以是勝黨故袒執弓降時始執者爲洗酌有事也先反射位者事畢也注皆依經立訓敖氏以此弟子爲設楅設豐之輩位在堂西而不與射故以袒執弓爲衍文而以反位爲反堂西之位非也以周案褚氏申鄭甚是如敖說不特袒執弓三字無當卽勝者二字亦無著

鄭元云釋弓襲而俟有執爵者謂主人使贊者代弟子

酌也弓既升飲而升自西階立弓序端敖繼公云執弢者之升似當在上耦未升飲之時以周案敖說故與鄭異不足信

敖繼公云大夫飲則耦不升謂立弓射位也大夫既飲則徑適堂西而釋弓與以周案上經勝執張弓不勝執弛弓專命三耦及衆賓又云賓主人大夫不勝則不執弓謂兩不執也大夫不勝其耦既不執弓又何釋

鄭元云某酬某子某者字也某子者氏也稱酬者之字受酬者曰某子旅酬下為上尊之也春秋傳曰字不若子敖繼公說此主為酬酬者命受酬者緣酬者意欲尊敬

之故兮此言字兮彼言子以周案字不若子公羊傳文

敖氏申注本明或據聘禮記皇祖某甫皇考某子特牲

禮皇祖某子少牢禮皇祖某甫以爲禮無字不若子之

義申鄭義者以此爲別辭彼爲銘文互見之辭方望溪

又駁之以爲以次相酬受酬者季必少而轉爲尊稱兮

義未安以周謂公羊傳字不若子子指畿言當依何注

說詳官制門畿類　此佗受酬者曰某酬某子某皆指字似亦無

一字一氏之可分某者某甫某子者伯子季子也此對

受酬者之辭故舉其伯仲季而子之酬者必曰某甫不

曰某子者伯仲季字之通辭不直舉其字慮無以別也

若面對受酬者言雖不舉其字亦不嫌無別故主人與賓爲耦告賓直曰主人御于子士與大夫爲耦告大夫直曰某御于子諸偁子者皆對面辭方說甚謬

敖繼公云無大夫則長受酬大夫若衆則相酬辯乃及長盛世佐云大夫若衆則大夫長受主人酬訖卽酬衆賓長衆賓長酬次大夫交錯以辯也敖說非以周案經于無算爵始言錯旅酬時似未錯從敖說

鄭元云賓觶以之主人大夫之觶長受而錯錯者實主人之觶以之次賓實賓長之觶以之次大夫其或多者迭飲于坐而已敖繼公云錯謂以次更迭而受也大夫

有二人以上皆及于大夫乃及衆賓云大夫之觶長受而錯則賓觶但至主人而止與以二觶並行難爲旅也以周案經文而錯二字總承賓觶大夫之觶而言錯者言二觶交錯相酬也敖說殊誤盛氏沿之云堂上行二觶堂下行一觶胡氏已詳辨之

誘射不去旌鄭元云以其不獲敖繼公云以不主中褚寅亮云誘射者必善射中矦不中旌故可不去以周案安以注義爲安

鄭元云旌各以其物旌總名也襍帛爲物大夫士之所建也言各者鄉射或于庠或于謝賈公彥云大夫士同

建物而云各者大夫五仞士三仞不同也敖繼公云記據士之爲主人者言也士之物云各則三等之士其物亦有不同者矣士喪禮爲銘各以其物亦此意也張爾岐云旌射時獲者所執各用平時所建矣廷華云物即司常所謂九旗之物蓋交龍熊虎之類若止以襍帛言非各以之義與知此卿大夫禮如鄭賈說又有州長鄉大夫是卿當在孤卿建旜中州長當在州里建旟中豈得專以襍帛爲訓至五仞三仞據司常疏本禮緯尤不可以訓經以周案旌與物皆九旗之名對文各別散文通也經文旌是通名記文物亦通名故云各以別之如

物屬專名不待言各鄭說序序有別宋昆賈說仞數不同叜非禮緯旗杠天子九仞諸矦七仞大夫五仞士三仞據平時建旗言疏家以之說車旗又以之說射旌皆不足據獲者坐取旌倚矦中又執以至乏坐偃旌如旌杠有九仞七仞坐而舉之偃之非一人之力所能勝也

宜從吳說

張爾岐云杠長三仞又以鴻脰韜杠之上長二尋鴻脰之制注不言疑亦縫帛為之其圓長若鴻項然也盛世佐云杠長三仞以下又言旌竿之制度物與熊物者所同也以鴻脰韜者執旌所以唱獲故取其飛鳴之象說

者謂縫帛為之非上二尋謂在其杠二尋之上也與經上握焉句法相似或以上字絕句非以周案旌杠之長蓋亦同此韜上二尋四字連讀謂上二尋用韜韜者五尺也諸說未是

鄭元云記大夫與士射耦少退于物下大夫也既發則然敖繼公云經言耦于大夫射之禮在下則屈在上則伸似未必有此少退之儀也且侍射于君乃退于物尊君也大夫之耦亦不宜與君之耦同以周案敖氏議記非也記云少退于物與侍射于君退物一笴亦有閒

鄭元云記大夫後出主人送于門外再拜主人送賓還

入門揖大夫乃出拜送之敖繼公云大夫雖多亦惟拜送其長而已鄉飲酒遵者之禮亦當如此方苞云衆賓出主人皆拜送況衆大夫以周案敖說誤 右鄉射禮

受業通州孫儆
子　家騏仝校

射禮通故五　　禮書弟二十五

定海黃以周述

大射儀篇目陳本閩本監本葛本俱無儀字釋文唐石經徐本毛本竝有以周案篇目當依通例曰大射禮淺人泥弓篇首大射之儀改題儀字或又疑而空之攷鄭目錄云名曰大射者諸侯將有祭祀之事與其羣臣射以觀其禮上曰大射下曰禮是篇目名大射禮也故先鄭注射人引下曰留上曰揚注樂師引奏貍首閑若一竝偁大射禮鄭注射人亦兩偁大射禮其一偁大射儀者亦淺人所改也篇名不必與篇首同文如士昏禮之

篇首曰昏禮亦其一也禮記昏義之名不同篇首之昏禮聘義之名不同篇首之聘禮亦非盡如鄉飲酒義直用篇首之文也且篇內有曰如某儀又曰如某禮互文錯舉則篇首曰大射之儀儀亦禮也不必如賈公彥敖君善輩坿會其說

大射禮歬射三日宰夫戒宰及司馬射人宿視滌張爾岐云射人宿視滌埽除濯漑又在將射三日之歬一夕故云宿胡肇昕云射人無視滌之事此經當以宰夫戒宰及司馬射人為句宿視滌為句宿視滌承上宰夫而言亦宰夫事也周禮宰夫職云從太宰而視滌濯此惟

宰夫視之宰不親者射異于祭也以周案禘視滌承上宰夫為文賈疏已明六卿分職故經于司馬言及射人不言及者射人卽司馬之屬也張氏誤讀秦氏通考胡氏釋官沿之未察大宗伯及執事眡滌濯注云祭日之夕則此禘視滌亦射前一日也

鄭元云小臣設席惟賓及公席布之也其餘樹之于其位後敖繼公云其餘猶在房以周案燕禮設卿席注云席自房來此云樹于位後與燕禮異褚氏云燕禮于設公賓席下無設卿大夫席文故彼注云席自房來此禮于設賓席後卽繼以卿席賓東云云至獻卿復云司宮

兼卷重席設于賓左明此時席雖未設已先定其位故
注云樹之于位後褚說申鄭是敖氏又謂大夫繼而之
下當有西字要誤經云繼在西可知也　又案天子大
射儀節大略與此經相同而設席則有異焉經言公席
于阼階上西鄉賓席于戶西南面而周官司几筵云大
射王位設黼依依前南鄉則王席在戶牖閒賓不得有
戶西南面之席蓋亦西階而東鄉矣
敖繼公云經大史在干侯之東北北面東上不箸祝位
者與史異處其位自在門東盛世佐云大史與士旅食
者之位皆與燕禮異者辟射也大史釋獲故移于干侯

之東北近其事也云東上謂與祝序也不言祝者為其無事略之以周案燕禮祝史立于門東士旅食者立于門西

敖繼公云更爵洗升酌觚此亦當酌膳云觚誤也姜兆錫云燕禮賓主之情大射君臣之義也吳廷華云上文賓酢主人酌膳此主人自酢于公所以達公意亦酌膳也敖說是之以周案敖據燕禮吳據上文賓酢主人並謂當作酌膳今以鄭注攷之下節主人酬賓酌觚注云觚方壺之酒也于此不注是鄭本作膳字

賈公彥云燕主歡故公拜皆再拜射禮主辨尊卑故直

云荅拜荅一拜周禮大祝辨九拜一曰稽首臣拜君注二曰頓首平敵相拜注三曰空首君荅臣下拜後不爲再拜敖繼公云經荅拜不言再文省方苞從賈疏韋協參褚寅亮從敖說以周案凡荅拜視先拜者獻酬之例君先拜臣用空首拜臣荅拜手稽首臣先拜君用再拜稽首君荅再拜燕禮公拜非皆再拜大射公荅拜非皆一拜諸說胥失之矣詳燕饗門

鄭元云坐授瑟乃降相者也降立于西縣之北敖繼公云荅亦在西方以周案鄭注是相宜近其事

鄭元云洗爵獻工辟正主也獻不用觚工賤異之賈公

彥云鄉飲鄉射云太師則爲之洗餘工不洗是正主法此工六人皆爲之洗故曰辟正主敖繼公云獻卽觚也不言觚者可知亙盛世佐韋協夢云下云一人拜受獻則此爲之洗者亦僅太師一人餘工五人卽以此獻遞獻之不別爲之洗以周案鄉飲鄉射竝云太師則爲之洗是洗專爲太師也燕禮大射竝不言爲太師洗槪曰獻工是爲眾工洗矣下文云一人拜受獻通禮宜然非謂爲己一人洗而拜之也禮眾笙不洗而鄉飲鄉射獻眾笙亦云一人拜受獻是一人拜非爲己一人洗而然也鄉飲鄉射主人洗獻獻眾賓眾賓之長升拜受者三

人是三人之獻皆洗也而記云衆賓之長者一人辭洗是一人辭亦非為己一人洗而然也凡曰一人辭洗一人拜受獻正見其禮不關亏一人也而必使一人主之者通禮然也獻為觚觶通稱可不必如鄭說

太師少師上工皆降立亏鼓北羣工陪其後鄭元云皆立亏鼓北西縣之北也言鼓北者與鼓齊面餘長在北也羣工陪亏後三人為列也褚寅亮云自堂而降則立亏西縣北自西而東則坐亏東縣北安有立亏縣中鑮南鼓北之理如敖氏所云乎鑮南鼙北餘地無幾焉能容兩列之坐至謂歌工降而下管其誤尤不待言張惠

言云此三人為一列也寺一列太師少師上工後一列
瞽工也疏以太師後有工二人少師後有工二人誤以
周案褚氏斥敖張氏斥賈皆當
鄭元云為政請射為政謂司馬也司馬政官主射禮方
苞云為太晉言為政典而請射主其事非指其人也以
周案政之言正謂射事具也鄉射禮云弓矢既具有司
請射鄭不以為政對弓矢具而以對有司故釋為司馬
非
鄭元云工人士梓人司宮位亏北堂下賈公彥云南方
不見其位其人升降自北階明位在北堂下盛世佐云

工人士梓人司宮皆下士其位當在士南以周案鄭義為長

鄭[元]云命三耦取弓矢亏次不拾者次中隱蔽處敖繼公云亦命之讓取弓矢拾經文省旦以周案凡拾取矢取一个必還反位鄉射比三耦亏堂西拾大射比三耦亏次不拾為次隘也總眾弓矢決拾皆在次敖說文省非

鄭[元]云司射誘射由下物少退讓也卒射北面揖揖亏當物之處不南面者為不背卿敖繼公云少退不敢履下物辟君也北面揖為下射與君同物嫌也以周案此

皆巽于鄉射者也注義較敖為長如敖說三耦下射亦履君物何以不少退三耦上射不履君物何以亦北面揖

鄭元云司馬師命負侯執旌以負侯負侯獲者也天子服不氏下士一人徒四人掌以旌居乏待獲析羽為旌敖繼公云旌謂翿旌鄉射記曰君國中射以翿旌獲盛世佐云獲者大侯服不也周禮服不氏云射則以旌居乏而待獲是也負侯者主負侯及取矢之事于天子射鳥氏也周禮射鳥氏云射則取矢矢在侯高則以幷挾取之是也凡獲者所持謂之旌三侯之旌各不同大侯

之旌以析羽為之記云亏郊則以旌獲是也參矦干矦之旌以襍帛為之記曰旌各以其物是也以周案鄉射命獲者執旌以負矦負矦即獲者一人也故太矦亦云獲者執旌許諾大射命負矦者執旌以負矦及太矦則云負矦者許諾授獲者是獲者與負矦二人也盛說是巳大射在郊以析羽之旌獲當以鄭注為正

鄭元云小射正授弓拂弓授弓當授大射正敖繼公云授當作受受弓者受亏有司也以周案下經云大射正執弓以袂以授公故鄭知授大射正拂弓亦大射正事敖說非

鄭[元]云賓降取弓矢于堂西不敢與君竝俟告取之以
升俟君事畢賈公彥云賓先降取弓矢即升堂不敢與
君竝待告君事畢賓降袒決遂乃更升賓于此不即袒
決遂者大射時遠故也敖繼公云此言降不言升似有
闕文郝敬云下文公將射則賓降適堂西袒決遂即旹
取弓矢降再言以明待君之儀疏非以周案經文三耦
卒射之後云賓降取弓矢于堂西諸公卿則適次繼三
耦以南二句文義直貫至節末而后卿大夫繼射句以
明賓及諸公卿之降在三耦卒射後君將射時也賓降
取弓矢于堂西八字作一句讀葢曰賓之降取弓矢于

堂西也時公將射有負侯埽侯告射取決拾受授弓諸事賓降堂西俟君事畢乃袒決遂執弓而升也下云公將射則賓降適堂西復述上文明其降在公將射時也云袒決遂執弓搢三挾一个升自西階明其俟君事畢至此乃升也賈疏誤會經注之意謂降而取弓矢升升而又降袒決遂甚謬郝氏申鄭勝于賈疏鄭注不敢與君竝句與下先待于物北注不敢與君併同俟告句取之以升句謂俟司射告射于公之後小射正爲公取決拾授弓于大射正時賓亦可袒決遂執弓也

鄭元云大射正執弓以袂順左右隈上再下壹順放之

也隈弓淵也今文順為循敖繼公云隈者弓之曲處也順之者所以審其厚薄而諭其强弱也詳上而略下以其上下之厚薄均郝敬云順卽拂也以衣袂順弓上下兩隈拂之也弓仰執故上隈之裏左右再拂下隈之背一拂之以周案釋名簫弣之旁曰淵淵宛也言曲宛也鄭敖義通隈有左右之名無上下可言上再下壹以弓言之經文有弓下取一个弓上取一个之分鄭注以弓上為弓表弓下為弓裏弓表隈宛曲故再拂之弓裏一拂可也

鄭元云公既發大射正受弓而俟拾發以將乘矢公下

射也而先發不留尊也敖繼公云云拾發以將乘矢則是賓先公後亦如其他上下射之為也鄉射與此篇亏上耦之初射其文正與此同皆據下射而言足以見之矣盛世佐褚寅亮從鄭韋協夢焦以恕從敖以周案爽禮記云君既發上射退亏物一笴既發則荅君而俟此公先發之證鄉射記云上射既發而後下射射拾發以將乘矢拾發在上射發之後明上射先發也此云公既發大射正受弓而俟拾發以將乘矢拾發在公既發之後明公先發也盛褚說是

敖繼公云賓諸公卿大夫之矢皆異束之以茅卒卒字

衍以周案卒謂東畢承上文小臣言小臣東畢司馬正
又撫而東之故下又有進東之文敖說非郝京山說進
東謂進所東之矢于楅盛氏亦駁之
敖繼公云司射適阼階下北面請射于公如初如初疑
衍以周案初射時自阼階下請再射時升堂而後請如
初謂如其初射不如其再也敖說誤韋氏謂如初當作
公許更謬
鄭元云賓諸公卿皆入門東面北上諸公卿不入門而
右以將爇亦因從賓敖繼公云入門入自闑東也入門
而不左不右卽東面而立變于常位也以周案入門入

自闑東敖說是東面北上葢近西階下敖說非

鄭元云乃薦司正與射人于觶南司正爲上司正射人士也以齒受獻旣乃薦之也司正大射正也射人小射正略其位賈公彥云燕禮薦司正與射人一人司士一人執冪二人此云薦司正與射人于觶南不言其數又不言司士與執冪者二人文不具敖繼公云射人卽燕之爲司射者亦大射正也惟此一人與司正同薦與燕禮不同以周案射人者大射正司射小射正之總名也凡有事于射者皆得薦故總舉射人司正亦射人別言之者以司正此後猶有事且爲射人之上故別言之注

疏集說竝非胡氏云射人當兼司射小射正言之凡射時有事者皆㝵薦故不言其數燕禮則射人之供事者少故云一人盛氏云不言司士者以其為士中之尊不可位于小射正之下也不言執冪者為非士也兩說存參

賈公彥云獻士立飲乃薦司正與射人于觶南是獻士訖又獻司正以下若然薦士當在乃薦司正上今此言士㝵獻訖立在東方立畢乃薦不畢獻待司正薦乃薦士也是以薦司正言乃者緩辭明司正以下薦在士後也張惠言云司正庭長其位是士故獻士先薦之猶主

人是大夫獻大夫時先獻主人也賈疏非褚寅亮云以齒受獻薦則先士于獻示同于薦示異也以周案鄭注云以齒受獻旣乃薦之也褚申鄭是賈疏非

敖繼公云祝史小臣師亦就其位而薦之史葢小史也太史釋獲爲已受獻以周案敖說是疏云太史失檢

張惠言云疏以獻旅會西面授決太史等北面主人亦西面授小臣師南面主人北面授案旅會別于士故別尊獻之祝史小臣師皆士也獻之當在士中薦之于其位如司正例互經云就其位而薦之非就其位而獻之也疏妄說以周案張說是

鄭元云司射命射惟欲卿大夫皆降再拜稽首拜君樂與臣下執事無已不言賓賓從羣臣敖繼公云公不辭之而即答拜者以賓不在其中也賓不與此拜者以與君為耦射否宜由君不敢從惟欲之命也盛世佐云賓亦在焉公不辭之以其非與君為禮也凡因受命而拜者公皆不辭其下拜敖說非

敖繼公云壹發中三侯皆獲以其非正射故上下射惟拾發一矢而已以其壹發故雖中非其侯而亦獲盛世佐云凡射必將乘矢因獎而射亦然詩曰四鍭既鈞是也敖氏以為惟發一矢非壹發者每發一矢也以周案

從敖說

鄭[元]云遂獻左右正亏阼階上謂樂正僕人正也位在中庭之左右小樂正在頌磬之北右也工在西郎北面工遷亏東則東面大樂正在笙磬之北左也工在西則西面工遷亏東則北面僕人正相大師工升堂與其師士降立亏小樂正之北北上工遷亏東則陪亏工後敖繼公云左右正與內小臣同獻意其亦為內臣也胡匡衷云樂正之位總與工相近工在西則立亏西工在東則立亏東大小樂正皆然以鄉射參之此篇工入時大小樂正皆當立亏西階下特主告樂備者為小樂正故

言小樂正從之及還樂亏東之時大小樂正皆當立亏其南鄭氏之說亏經無所依據蓋因誤解左右正爲樂正故臆造其說以牽合左右之文亙以周案獻大小樂正不應在旅食後說詳職官門

鄭[元]云公入驁驁夏亦樂章也此公出而言入者射宮在郊以將還爲入燕不驁者亏路寢無出入也敖繼公云入謂降而入亏內也褚寅亮云敖氏總誤以大射在路寢故以爲入內不知諸侯路寢之庭不能容九十弓之矦道也　右大射禮

鄭[元]云大射者諸侯將有祭祀之事與其羣臣射以觀

禮數中者尊與于祭不數中者不尊與于祭以周案射義所言宜分三項首言天子之制諸侯歲獻貢士于天子天子試之于射宮為天子試畿外貢士之法次言天子之大射謂之射侯射侯者射為諸侯為天子黜陟諸侯之法末言天子將祭必先習射于澤而后射于射宮為天子試畿內貢士之法射為諸侯之射較諸射為大故謂之大射大司馬大射則合諸侯之六耦大司樂大射詔諸侯以弓矢舞司裘大射共王及諸侯卿大夫之侯此卽大射射為諸侯之義也大戴虞戴德云諸侯內貢于天子天子以歲二月為壇于東郊漢五行志春而大射以順陽氣

本此置離抗大侯規鵠豎物乃升諸侯之教士執弓挾矢
揖讓而升履物以射此即天子試畿外貢士之法其地
則為壇于東郊而非在郊學其射即試之于射宮而不
先習之于澤者也穀梁昭八年傳云因蒐狩以習用武
事禽雖多天子取三十焉其餘與士衆以習射于射宮
射而中田不得禽則得禽田得禽而射不中則不得禽
是以知古之賢仁義而賤勇力也尙書大傳亦詳言其
制云凡祭取餘獲陳于澤然後卿大夫相與射鄉之取
也于囿中勇力之取今之取也于澤宮揖讓之取此即
天子試畿內貢士之法澤即國君春田不圍澤之澤所

謂圃中是也射宮蓋亦築壇為之澤之射尙勇力故司
弓矢云澤共射椹質之弓矢同用往體寡來體多之王
弓弧弓射宮之射尙揖讓故與試畿外貢士之法同以
容體比禮其節比樂為賢申鄭注者謂試士之射即大
射射宮即郊學則大戴記為壇東郊之文不明謂澤即
辟雝之四面邕水則小戴記先習于澤之義亦晦

禮鄉射記禮射不主皮主皮之射者勝者又射不勝者
降鄭元云主皮者無侯張獸皮而射之主于獲也尙書
傳曰戰鬥不可不習故于蒐狩以閑之也凡祭取餘獲
陳于澤然後卿大夫相與射中者雖不中也取不中者

雖中也不取鄉之取也于圃中勇力之取今之取也于澤宮揖讓之取也澤習射之處非所于行禮其射又主中此主皮之射與以周案鄭意澤即圃中其射主中用主皮射澤宮澤之宮即射宮其射主禮樂用禮射非謂澤宮之射尚主皮也林樾庭駁之誤（注習射今本作習禮誤）

朱熹云禮言射辱中為諸侯否則不辱為諸侯此語難信若有羿之能何以分別蓋略以射審定非專以此否取也故書曰庶頑讒說侯以明之或說大射者人君與其臣飲酒而習射也其禮大于賓射燕射故謂之大射又等諸侯入覲當祭之時必兼不助祭之禮如必射中

乃㝵與亏祭則大宰不必贊玉幣大司徒不必奉牛牲矣揆之亏理多所未安以周案古聖王以禮樂治天下而寓其志亏射是以諸侯君臣相與盡志亏射以習禮樂其所謂中不中者皆據容體比亏禮其節比亏樂而後言之也天子之大射射為諸侯也而先原其繹己之志以為某鵠者明射者還視侯中之時意曰此鵠為某之鵠吾中此㝵為諸侯不中此則不㝵為諸侯其貢士之與此射者亦自念曰此鵠為某之鵠吾中此㝵與亏祭而君且有慶吾不中此不㝵與亏祭而君且有讓此皆平日諸侯君臣相與盡志亏射以習禮樂而后有此

各繹己志之效也鄭君云選士者先攷其德行而後決
之于射是則士之與射者固德行之選也㝵與于祭謂
助祭所謂陪位者是凡祭祀若贊玉幣奉牛牲之類百
官自有常職自常職外其餘固不能一一入廟也于是
射以擇之令其陪位且以明廾用之意也家大人論語
後案云的之中不中者技藝之短長禮樂之比不比者
學業之優劣古者再射重中的三射重禮樂兼二者以
衡之而所重在三射之試如三射不比禮樂以之助祭
隕越以貽羞以之任政必有弁髦王章之弊此擇士以
射之汯然也尙書大傳諸侯之于天子三季一貢士一

適謂之好德再適謂之賢賢三適謂之有功一不適謂之過再不適謂之敖三不適謂之誣禮所謂有慶讁以地有讓削以地者如此葢以不嫻禮樂之士輕薦于王朝其受讓削禮亦宜之

馬融云射有五善一曰和二曰和容三曰主皮四曰和頌五曰興武天子有三侯以熊虎豹皮爲之射不主皮言射者不但以中皮爲善亦兼取之和容也爲力爲力役之事也亦有上中下設三科焉故曰不同科朱熹云射不主皮鄉射禮文爲力不同科孔子解禮之意如此皮革也記曰武王克商撤軍郊射而貫革之射息正謂

此也以周案家大人論語後案云主皮之射能中的者
又射不中的者遂黜之而不復射禮射時有再射之不
貫不釋亦兼重中的然再射之勝與不勝皆預于三射
其三射時苟容體比禮其節比樂卽不中的無罰故曰
禮射不主皮爲力不同科孔子釋禮之意如此朱子注
是其說本諸劉原父七經小傳主皮非貫革說已見旉
馬注主皮亦以禮射言周官五物一曰和二曰容三曰
主皮四曰和容五曰興武馬意五物爲遞進之詞一曰
和志體和二曰容和而有威儀謂其比于禮三曰主皮
旣和容而復主皮故曰主皮亦兼取之和容四曰和容

從杜子春讀為和頌和頌與舞謂復比弓樂段懋堂謂二曰和容和字衍未是凌次仲申馬義亦非

毛詩說大侯既抗弓矢斯張大侯君侯有燕射之禮鄭箋云天子諸侯將祭而射謂之大射下章言烝衎烈祖其非祭與以周案王肅述毛孫毓申鄭具詳孔疏孫說為長

鄭[元]云燕禮若射則大射正為司射如鄉射之禮如者如其告弓矢既具至退中與算也納射器而張侯其告請先于君乃以命賓及卿大夫其為司正者亦為司馬君與賓為耦鄉射記曰自君射至龍旜亦其異者也薦

旅食乃射者是獲射主于飲酒以周案注云納射器而張侯以下皆明其與鄉射異者鄉射先張侯于納射器之後繫其左下綱獲射至納射器乃張侯而并繫之也敖氏申鄭謂納射器而張侯為司正者亦為司馬君與賓為耦皆言其與鄉射同非也經如鄉射亦大判言之其實異者正多鄭注亦略舉其一二端爾司射之為大射正見于此經說詳職官門

鄭元云既發則小臣受弓以授弓人侯復射也不使大射正獲射輕敖繼公云蓋卒射之事也記于既發言之未詳或有脫文郝敬云凡射侯同耦揖降發畢弓猶在

手帷君既發授人不俟同耦以周案大射儀云公既發大射正受弓而俟拾發以將乘矢此以弓人代大射正故鄭云燕射輕既發謂發一矢也郝云發畢非敖以此為卒射事遂疑記文耍誤

鄭元云行葦詩周之先王將養老先與羣臣行射禮以擇其可與者以為賓王肅說此養老為燕射孔穎達說將祭而射謂之大射養老與祭相類而亦射以擇賓則亦為大射以周案此卽司弓矢職之㯕射鄭注㯕射謂禮射及習射王制曰司徒命鄉簡不帥教者以告耆老皆朝于庠元日習射上功習鄉尙齒　右射禮襍說

受業吳縣王仁俊

子　家棨　仝校